

官吏ノ無法ニ抵抗スル  
コト。賊心ハ、丁説ニ  
衍。

人ノ事者トハ、人ガ權  
衡ヲ敬シテ、之ニ奉  
事セザルコト。  
權不能爲之云云トハ、  
權衡ハ無心ニシテ、人  
ノ意欲ト否トニヨリ、  
特ニ多少ノ輕重ヲナス  
者ニアラズ、公平無私  
ナル者ナルヲ云フ。

法則止止而不從。民以法與吏相距距抗也。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  
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  
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  
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事奉也。下並同。俗本非誤其。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  
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唯公故事之無益。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  
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亦猶權衡也。  
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  
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情實也。故以尺寸量長短則萬  
舉而萬不失矣。權長短誤倒。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

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爲于僞反。不爲貧富損益而長短之。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  
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  
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  
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  
實。督察也。故群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迂之吏  
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交而不爲  
主用。諸本交作伎。今從古本下同。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  
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  
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  
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從由也。行貨財

如此者ノ者ハ、丁説ニ、  
衍、忠正ノ正ハ、丁説  
ニ、臣ノ誤。

寄託之人トハ、賄賂ナ  
ドヲ以テ、人ニ頼ム人。  
惡恩之人トハ、謹直ノ  
人ナクフ。

平吏ハ、公平ナル官吏  
ナクフ。

姦臣不能ノ姦臣ハ、愈  
説ニ、人臣ノ誤。

候望於主トハ、主君ノ  
意ヲ伺フコト。

仰利害也トハ、利ヲ得、  
害ヲ避クルコトヲ、姦  
人ニ願フコト。

大義ハ大俄ニシテ、大  
俄ハ大邪ニ同ジ。

不能勿惡トハ、姦臣ハ、  
方正ノ士ヲ惡マサルヲ  
得ザルナリ。

而得爵祿。則汗辱之人在官。無行為汗。辱亦汗也。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寄託請。如此則懇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參驗。多方而考驗之也。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候。伺也。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有不譽己者。則毀之。使主廢棄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

佞。以進其譽。佞古交字。

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群臣仰望得利除害於姦邪之人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豬飼彥博云。大當作不。王念孫云。廣雅曰。俄。衰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作義。衡謂大義解。大姦。王說可從。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度。揆數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圖己誤已。凡書中己已無別。其義可推者。皆舍而不訂焉。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必惡方正之士也。群書治要引也。作之。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

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通。凌。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死而輕公矣。俗本。上衍明。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

故臣有所欲賞ハ、丁説ニ、故臣欲有所賞ノ誤。

收魚ハ、載説ニ、收魚ノ誤、即收メ漁スルコト。

至於庭。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督。察也。隨才分職。掌而考。察其所成之優劣。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群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群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管。主當也。牟利於民。如鴉夫之於牧。漁人之於魚。窮其力而取之。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屬數。臣屬之數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制。裁也。不得裁制國事。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而不敢相貴トハ、明黨  
ヲナシテ、互ニ推譽セ  
ザルナリ。

家與ノ二字ハ、丁說ニ、  
衍。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務尊王而不敢顧其家。臣  
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相貴。交相  
推薦也。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群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  
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  
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  
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張。設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  
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  
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  
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俟。而不  
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倭。不  
以官爲事。故官失職。明法。倭。作交。  
職。作其能。

任人而不官ノ官ハ、王  
說ニ、課ノ誤トナス。

明主之擇賢人也。多財曰賢。故字從貝。是以智勇多  
於人者。亦謂之賢。非聖賢之賢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  
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  
用之。故以戰功之專。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  
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  
任人而不官。不官。不考察  
其官中之事。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  
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俗本法。  
下行而。故明法  
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  
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  
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  
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禮義。以道其主。  
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匡。正也。道。音導。諸本  
禮。作理。今從古本。故

士上通ノ上ニ、猪説ニヨリ、賢字ヲ補フ。

舉無功ノ舉ハ、譽ノ誤。

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度量法也。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言行相應也。謂言行相稱也。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言他人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立定也。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舉當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縣仰互文。貴之。故縣而仰之。威勢

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處居也。其分畫之不同也。畫限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王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劉續云。作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以前所言考。察後所為。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效驗其言行當。否以誅賞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設官任吏。以治民。考法以試課成功。君身守法。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本篇ハ、兵賦ヲ論ズ、當時ノ制度ニヨルニ、田地ヲ基本トシテ、其ノ廣狹ニ應ジ、馬ヲ出サシム、之ヲ乘馬ト云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四馬也。軍旅主馬。而法出於田賦。故名。兵賦爲乘馬。經言有乘馬篇。君所掌也。此篇細碎已甚。使臣掌之。故名。

臣乘

管子輕重一

輕重猶貴賤也。凡物多則賤。少則貴。物之情也。操多少以御貴賤。運財者之所務也。輕重諸篇。皆論其理。至甚者。商賈有不肯爲者。乃末流之弊。非管子所創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國無儲蓄在。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

十五日之內。春事南畝。僅在。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

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山南曰陽。及高敞之

及卑濕之地。亦是也。下文云。百日不私糶。又氣節十五日一變。去。陰凍釋。而秋糶。百

日不私糶。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過百日則不私糶。七十五日加二

五日之內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稱五衢以統之。權衡其一也。若過春

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諸本若作君

阻棄廢之地也。起一人之絲。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絲。千畝不舉。起百

フ、蓋シ車一乘ニツキ、  
四頭ヲ用フルヲ以テナ  
リ、而シテ今特ニ臣ト  
稱スル者ハ、經言ノ乘  
馬篇ニ述ブル所ハ、大  
綱ニシテ、君主ノ執ル  
ル、本篇ハ細碎ニシテ、  
臣トノ司トル所ナルヲ  
以テナリ、或ハ丁説ニ  
ヨリ、臣ヲ國字ノ誤ト  
ス。  
輕重トハ、物價ノ貴賤  
ヲ云フ。  
國無儲在令トハ、國ニ  
儲蓄ナキハ、政令ノ宜  
カラサル結果ナリ。  
陽凍トハ、山南及ヒ高  
敞ノ日光チ蒙ルルコト  
多キ土地ノ氷、陰凍ハ  
之ニ反ス。  
七十日ハ七十五日ノ誤  
扶臺ハ臺ノ名、五衢之  
衆皆作トハ、齊ノ都中  
ニアル、五ヶ所ノ町通  
リノ人民カ、皆普請ニ  
出ルコト。  
阻棄之地トハ、人民  
カ之ニ居ラザルヲ以テ  
荒レ果テタル土地トナ  
ルコト。  
絲ハ賦役、不舉ハ不耕  
ヲ云フ。

人之絲。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絲。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絲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又稅斂之官。要求其財。隨之以暴。謂之內戰。言聚斂甚矣。暴暴客也。策乘馬之數。求盡也。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而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誤若高下。貴賤也。

有起夏作ノ有ハ、猪説  
ニ、又ト讀ム、夏作ハ、  
夏ノ普請ヲ云フ、夏作ハ、  
君ノ稅斂吏ガ、稅ヲ十  
分ニ食ボルコト、稅ヲ十  
分ニ食ボルコトハ、民食  
什五之穀云トハ、當  
時齊國ハ、十分ノ四ノ  
稅ヲ徵ス、故ニ人民皆  
疲弊シテ、十分ノ五ノ  
利息ニテ金ヲ借リ、米  
ヲ買フ、故ニ人民ノ負  
担ハ、結局十分ノ九ト  
ナルヲ云フ。  
內戰トハ、内亂ノ起ルコ  
トヲ云フ。  
策乘馬之數云云以下ハ、  
管仲ノ言ナリ、求盡ハ、  
未盡ノ誤。  
士輕祿云云トハ、士民  
皆貧賤ヲ食ラザルコト  
ヲ云フ。  
民簡賞ハ、紡績ノ類ヲ云  
フ。  
高下之策云云トハ、前  
述ノ如ク農ヨリ米穀ヲ  
徵シ、女ヨリ布帛ヲ徵  
スル所以ハ、物價ノ高  
低ヲ制スル爲ニ、必然  
行フベキコトナリ。  
虞國ハ、春秋ノ時代ナ

云フ。百畝之夫云トハ、若シ百畝ノ田地ヲ有スル農夫カ、政府ヨリ農業ノ資金ヲ借ルル時ハ、政府ハ其金高チ策(今ノ手形ノ如キ者)ニ書シテ、之ヲ貸付ク、但シ春事二十五日(本文ノ七八、王說ニ、五ノ誤トナス)以內トナス、爲子之春事云トハ、之ヲ貸付ケル時、政府ハ命ジテ曰ク、此貸付金ハ、子(借レル農夫)云フ)ノ農業ノ爲ニ、此貨幣(手形)云フ)ヲ資本トナシテ、貸與スト、春秋子穀云云ノ春ハ、泰ノ誤ニシテ、春秋ハ、秋ノ美稱、カクテ秋ニ至リ、穀類豐作ナル時ハ、其價半分トナル、幣之在子云云トハ、穀價カ半價ニ下落セシ時ニ、政府ハ農夫ニ訓令シテ、其所有ノ金ヲ以テ、穀物ヲ買入レ、之ヲ州里ノ倉廩ニ蓄ヘシム。

テレ、民間ノ米不足ナルヲ以テ、自ラ騰貴シ、春先ニモ、騰貴セシガ、再ビ騰貴シテ、其ノ倍トナル、察說ニハ、再十倍ノ十ヲ衍トナス。常奉器械備トハ、米廩ヲ守ラシメメンカ爲ナリ。國無幣云トハ、國ニ金不足ナルトキ、穀ヲ以テ其代用トナス。國穀之權云トハ、政府ノ公定相場ニテ於テ穀物ヲ金ノ代用トナス時ハ、其價ノ十分ノ一ヲ減ズ、還國而應穀ノ還ハ、環ニ同ジ、幣ノ誤字ハ、丁說ニ、幣ノ誤即穀物ト貨幣トノ相場ヲ立テ、互ニ流融回轉セシムルコト。國器皆資トハ、如此物價ノ貴賤ヲ制スルトキハ、自ラ國費充實シテ、國家ノ兵器モ、皆自ラ力ラテ、其ノ爲ニ人カカラテ取メ取ルヲ要セサルナリ。本篇ハ、乘馬、即田稅ヲ徵收スルノ術ヲ記ス。地用ハ、土地カ生スル物產ヲ云フ。出准之令トハ、物價ヲ公平ニスル命令ヲ出スコト、守地用人策トハ、土

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策率一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策計書也。民欲貸上幣。書數於策以與之。其與之謂農夫。乃告之曰。爲女春。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山國軌。四時俱云事。南畝貸女財。以爲資本。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泰春當爲泰字之誤也。泰秋者。尊稱之也。子穀穀子。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也。重貴也。分半也。去分減半也。州里。穀價減半。乃謂農夫曰。幣財之貨在於州里。女者。準價折穀。納之於州里之倉廩。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農夫既納穀價財。平分一國之穀。其半在上。於是穀價之貴。再十倍於秋成之日。秋成前穀貴。至此復貴。故曰再。官皆當奉器械備。穀在州吏之倉。故命外官修。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權。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諸本橫作擴。橫與國蓄合。今從之。按國蓄。橫字凡三出。詳玩文意。皆謂時價。即漢儒所謂月平也。蓋橫。橫同。橫與衡通。衡平也。展轉相訓。橫有平義。時價一定無高低。故謂時價爲橫耳。還環通。穀價既貴。乃謂外官曰。國無貨幣。以穀准貨幣。以償工直。時國穀之月平。大凡什增九分。出穀無幾也。故以幣準穀。以穀準幣。相環以出納。而所餘之穀。猶應所稅之額。未嘗少減。國器皆資。取於工。又無別所藉。斂於民。此有虞之策策馬也。有虞蓋指舜。戰國策士往往誣聖賢以信己言。不獨此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策乘馬已行矣。吾欲主策乘馬爲之奈何。諸本主作立。今從古本。主專也。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四時作役。民不暇耕。王國則以時行也。以時行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故失其穀土之用。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准。亦謂月平。地用謂地所生。闢。閉也。出平准之令。守穀地所生。與人口之計以行之。故開閉錢穀之權皆在上。而無求於民也。霸國守分。上分下。游分之間。而用足。物賤則分入於上。貴則分出於下。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策。國守之未饑之始。下文所云歲藏三分。是也。國儲既實。故歲饑而用不足。加之如其數。雖至十不足。未嘗困乏也。堯水九年。湯旱七年。亦以此術支之耳。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高下貴賤也。守謂執其柄。藏三分。藏三分之一也。歲藏三分之一。十年餘三年。三年三分年一之食。而云必有

地ノ産物ト人口ヲ調査  
スルコトハ、錢穀ノ出入  
貴賤ヲ制スルノ權ハ、  
政府ノ手中ニアリテ、  
自ラ國用足り、民ニ求  
ムルコトナシ。  
霸國守分上下云云ハ、  
丁説ニ、霸國守分ナリ  
トナシ、下ノ分ナリナリ  
リテ、下ノ分ナリナリ  
遊分之間トナシ、即  
國上下ノ分ナリナリ、  
國用ナリ整理シテ、上  
偏セズ下ニ偏セズ、其  
中庸ニアルヲ以テ、國  
用充足ナリ。  
亡國守始トハ、僉説ニ、  
亡國ハ始テ守ルモ、  
終ニ至リテ、財政ノ計  
畫ヲ失フ、下文ノ國用  
不足云云フ。人君ノ守  
高下云云トハ、人君カ  
穀物ノ貴賤ヲ制スルニ  
ハ、歲コトニ、其ノ收穫  
ノ三分ナリ置キ、十  
年ニシテ、三年分ダケ  
ノ穀物ヲ餘マスコトナ  
得ルナリ、王説ニハ、五  
年ヲ以テ、三年ノ誤ト  
ナス。  
以前無狗云云トハ、家  
庭ニ家畜ナメハサルコ  
トニシテ、貧乏ナリ云フ、

儲ハ儲人ナリ云フ。  
以平國策也トハ、前述  
ノ事ニ使役スルハ、一國  
ノ經濟ヲ平ニスル爲ナ  
リ。  
數也トハ、僉説ニ、行  
乞討ハ、乞食ナリ云フ。  
乘馬之准ニヨリテ、物價  
ヲ平準ナラシムルコト  
ハ、唯ダ一國ノミナラ  
ズ、天下ト共同ニ行ハ  
ルベカラズ。  
彼物價云云トハ、彼地  
ニテ物價賤ク、我地ニ  
於テ物價貴キハ、彼地ニ  
シテ賣リケルモノハ、輸  
出ナルヲ以テ、我地ニ  
トナル、之ニ反シテ、彼  
地ニ於テ賣リケルモノハ、  
我地ニ於テ買入レテ、  
利ヲ取ルニ至ル。此國  
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  
彼此兩地ニ於テ物價ノ  
懸隔太甚キ時ハ、國中  
活德俸ノ利益ヲ得、國  
爲ニ狂奔シ、互ニ無謀  
ノ買賣ヲナシ、爭奪ヲ  
スニ至ル。  
至于王國云云トハ、王  
國ニ至リテハ前述ノ如  
ク、輕重ヲ制スルノ權  
ヲ投機重ナリトシ、其  
權ノ下民ニ授ケズ、ナ  
以テ耕而五人食者云  
云トハ、年ノ豐凶田地

五年之餘者。歲雖凶荒。未必全無。若歲凶旱水洩。民失其本。則修宮室臺榭。十年所餘。足以補五年之不足也。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策。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春策春計也。謂耕種數亦計也。民無檀賣子數矣。之民乞請。從于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亡也。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

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圓。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馬之數盡于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賈。貨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物亦從而貴。此亦必然之理也。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問。賤策之法。與。問。壤守之若干。上下之間。中算也。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相視。救也。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粟補之。



ノ肥瘠アルコトヲ云フ。田策相圓ノ圓ハ、未嘗ナリ。前田ノ如ク、差違アルハ、田割ノ割當ナシメタル者ナリ。前文ノ此方而功地ハ、功地ハ、今之耕スコトナリ。此國策之時守也トハ、國家ノ經濟ヲ守ルコトナキニ從フテ、守ルコトナク、則民且上ノ上ハ、立其貨トハ、價ヲ立ルコト。財物之貨云トハ、物價ハ、貨幣ト與ニ昂昂アリ。然ルニ穀物ハ、然ズ。穀重而萬物輕云トハ、當時ハ穀物即貨幣ナリ。故ニ如此ク云フ。賤策乘馬云云ノ賤ハ、王說ニ、衍トナス。土吏ハ上等ノ肥エタル地ニ守之トハ、其稅補下填之衆ノ衆ハ、兪以上地ニ餘タル穀物ヲ以テ、下地ノ缺乏ヲ補フコト。如廢方於地トハ、四角ノ物ヲ地上ニ置クカ如ク、其ノ動カザルコトナシ云フ。

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廢置也。置方物於地。絕不轉移。故以譬之。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終

管子卷第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至數使物來。至之計也。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泰奢教我曰。帷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恭。泰。豐也。致。致也。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極也。俎豆之禮。特取二十一體。不極用其餘。諸侯日一大牢。大夫日一少牢。如此則人務牧畜。而六畜蕃育。俗本畜誤蓄。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群材不散。劉績云。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衡謂散猶售也。蓋齊鬻材木。故欲其售也。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所謂數者。乃定壤地之數。泰奢所云。非此數也。故。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豬飼彥博云。齊中也。衡謂齊諸侯與負海國諸侯。雖大曰子。邊境諸侯。背夷狄而面京師。故名負海子耳。

負海子七十里。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海。晦也。凡諸侯在夷國。雖大曰子。邊境諸侯。背夷狄而面京師。故名負海子耳。

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

本篇ハ、國產ヲ興スコトヲ論ズ。事之至數トハ、物即産物ヲシテ、我國ニ盛大ナラシムルノ計ナシ云フ。

不致牲ハ、猪規ニ、必致牲ノ誤。群材不散ハ、材木ヲ需用スル者ナキ故、深ク藏シテ售レザルナリ。

此定壤之數也トハ、泰奢ハ奢修ヲ獎勵スレハ、自ラ國産盛ナリトナス。管子ハ之ヲ非定シテ、數即計ヲ得タル者ニ非ズト爲シ、更ニ壤地ヲ定メテ、國富ヲ増加セントスルノ計ヲ加フルナリ、此定壤之數也トハ、非字ヲ補フベシ。齊諸侯トハ、中國ノ諸侯ナシ云フ。負海子トハ、邊境ノ諸



查二本ツキテ、税ナ課  
スルナ云フ、正ハ税ナ

吾子トハ、小男小女ナ  
云フ、太曆トハ、大略

釜ハ楨目ノ名。  
令鹽之重云云トハ、  
一升ノ鹽ニ付キ、分強

人數開口云云ノ人ハ、  
大ノ略、萬乘ノ國ニ於  
テ、大略トク開イテ鹽

正九萬人也ノ九ハ、人  
ノ誤、正人ハ家長チ云  
フ、假ニ一家十人ト云

何謂正鹽策。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三分升之一也。五升少半。當我四合七勺九撮有奇。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

管子。吾子作童子。蓋謂唐以前之本。如尹本。則仍作吾子。故注云。謂小男小女。若作童子。不須注也。蓋吾即伊吾。童子語多伊吾。故謂童子爲吾子。正字通多妄說。未足信也。曆俗字。古直作麻。至漢加止作歷。爾雅。麻。歷。梯。算。數也。鹽。百升而釜。六十四升爲釜。鹽則百升而一釜。蓋鹽體輕而散。故雅釋詁。歷。梯。算。數也。鹽。百升而釜。尖量之。米質重而實。故平量之。以量米法量鹽。一釜之鹽。適爲百升。必先言。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重貴也。分半也。疆讀爲遂。稱錢爲疆。疆或作緹。俗字也。正字通。疆生區別。緹。訓。錢。貫。緹。訓。錢。其妄如此。鹽價之貴。升增半錢。一釜百升。適得五十錢之贏也。升加一疆。釜百也。

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一疆。釜百也。

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尹知章云。舉其大數而言之也。豬飼

作問。今從古本。開禹策之商日二百萬。禹偶同。偶合也。大男食鹽。月五升少半。大

口開口而食也。禹策之商日二百萬。禹偶同。偶合也。大男食鹽。月五升少半。大

令大男女四人。吾子六人。一家月所食。爲三斗一升三合三勺三撮十分之一。人日得一

合有奇。以合算萬乘之國日所食之鹽。適盡千鍾。是商利比舊日增二百萬之贏也。十日

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豬飼彥博云。九當作人。國

正長也。正人謂家長。萬乘之國。開口月人三十錢之藉。爲錢三千萬。正人月納

千萬人。一家十口。故正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藉。爲錢三千萬。正人月納

官。蓋當時齊有。今吾非藉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諸

此法。非周道也。今吾非藉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諸

謂諸父兄弟。非家長者。正人之外。不別藉一人。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

而有萬乘二國之藉。六千萬。言鹽不可不策也。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

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

也。雖升加二錢。人不能不食鹽。故百倍之。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也。利。自歸於上。而人不敢避。自然之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也。利。自歸於上。而人不敢避。自然之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也。利。自歸於上。而人不敢避。自然之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也。利。自歸於上。而人不敢避。自然之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也。利。自歸於上。而人不敢避。自然之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也。利。自歸於上。而人不敢避。自然之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也。利。自歸於上。而人不敢避。自然之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也。利。自歸於上。而人不敢避。自然之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策ヲ述ブ。有海國云云。釜十  
五ハ之釜五十ノ誤。即  
他國ヨリ一釜五十ノ  
テ買入レルコト。買  
吾受而官出之云云トハ、  
入レタル者ヲ百錢ニテ買  
テ民間ハ賣拂フナクハ、  
我未與其事也ト云フ。  
爲サザル事トハ、  
國ノ製造品ヲ輸入シ、  
テ價ヲ貴クシ、漸次  
ニ百錢トナス。漸次  
此人ノ事ハ、  
上ノ巧ミナル者ト云フ。  
術ヲシタル者ト云フ。

本爲ハ國家ノ貯蓄ヲ論  
ズ。民無不累於上也トハ、  
人民力上ニ係累セラレ  
テ、離レサルナクハ、  
司命トハ、生命ヲ司ト  
ル者、通施ハ一般ニ通  
用スル者、刀幣ハ皆當  
時ノ錢ナク云フ。

租藉ハ、丁説ニ、征藉ノ  
誤トナス。工商ニ賦課  
スル稅ナクハ、故ニ賦  
求トナス。租稅ハ農夫  
ニ課スル者ニシテ、豫  
ノ田地ヲ給シ、其所得  
ヲ見テ、之ニ課スル者  
ナレハ、慮而請ト云フ。  
廢其所慮而請ノ廢ハ、  
丁説ニ、置ト讀ム。即チ  
租稅ヲ其儘ニシテ置ク  
コト。  
利出於一孔者ノ於ハ、  
行、一孔ハ一ノ穴ナク  
フ。君主ノミガ、國家ノ  
利權ヲ專ラニスルナク  
トナクハ、三孔四孔ハ  
其ノ利權カ、臣民ニ分  
ルコトノ多キナクハ、  
塞民之養云云トハ、人  
民ノ生活品ヲ奢侈自由  
ナラシメズ、其ノ利用  
ノ途ヲ狭クスルコト。

之也。苟舉臂任事。無不  
被服策鐵之藉者也。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  
山海假之名。國無鹽鐵。買諸他邦而鬻之。是假有鹽  
釜十五。五十也。此先算彼所加之價。十五當爲五十。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  
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本事謂製鹽。言吾受其鹽  
而官出賣之。以釜加百之價。我未嘗干與製鹽之事。但受人所爲之事。以重價相推。進得釜五  
十錢之贏。此地無山海。而人運用以富國之法也。不言鐵者。理同可知也。後世鹽鐵之害。此篇  
啓之言誠不  
可不慎也。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諸  
無是字。今  
從古本。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  
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  
於上也。民皆係累於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也。刀幣皆錢也。施猶用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

也。夫民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親其所信。而民予則喜。奪則怒。民  
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  
上也。見示也。民愛洽於租藉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  
藉賦也。上始無所給。因事而藉之。故曰彊求。稅田租。賦稅者。人君之所以用賢才。誅暴亂。安國家。  
也。慮度也。給民以田。度其所得而稅之。故曰慮請。而事宗廟也。雖王霸之君。豈能去之。此謂額  
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賦稅者。人君之所以用賢才。誅暴亂。安國家。  
外加征。非正稅也。輕重乙作租籍。君之所  
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義稍正。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補。下出字下皆無出二孔者。其兵不誦。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孔穴也。猶言門。出於一孔。專出於君也。二孔。君與相  
也。三孔四孔。則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養謂衣食居室之屬。塞之不得自由也。隘  
也。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  
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  
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籠包也。調和也。語制。議制度也。是故萬乘之國。有

萬金之賈、千金之賈、皆豪商云云。

不原本之事トハ、資本ノ續カザルコト。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ハ、丁說ニ、故民利有百倍之失也。誤トナス。商買人カ、百倍ノ利ヲ取ル、故ニ農民ハ百倍ノ利ヲ失フ。

引鑿トハ、算盤ヲ取ルコト。發草上云云ノ上ハ、土ノ誤、開鑿シテ、其ノ收穫ノ數ヲ得ルコト。若干步畝之數矣ノ矣ハ、丁說ニ、衍、計本量委云云トハ、田ヨリ生ズル穀ノ量ト、其土地ノ人自ラ不都合ノ事ナシ。穀有所藏也トハ、豪商カ米穀ヲ貯藏スルコト。人君鑄錢ノ人君ハ、王

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不盡死力。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令所緩其物必輕。令所急其物必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蓄賈者富賈也。本資。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也。收聚。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廢本之事。尹知章云。廢猶償也。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調和貧富而均一之。故民產至有相百倍者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不行不治。皆由貧富不齊也。且君引鑿量用。尹知章云。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發伐也。發草。墾伐草土。以為苗也。言君引鑿量用。生之數矣。俗本上。誤。土補。土誤上。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本謂田所生。委末也。謂人所食。言一人食若干步畝所生之粟。自有定數。計田所生之本。量人所食之末。則其用自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尹知章云。人乏於食者。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

說ニ、今行ノ誤トナス、恒公云云フ、人有若干ノ若干モ、亦衍字トナス、人事不及トハ、錢不足ニシテ、人ノ慾望ヲ満足セシメザルコト。

乃今ノ今ハ、令ノ誤ニシテ、下文ノ使ト連讀ス。市糶無予トハ、米ヲ賣出スモ、買手ナキヲ云フ、予ハ、餘說ニ「傳」ト訓ズ。

半力而無予ノ半力ハ、餘說ニ、半分ノ誤トナス、價ハ半分ニ減ズルモ買手ナシ。民事不償其本トハ、出ス所ノ資本ヲ取返ス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庶之通施也。施猶用也。民庶皆得用之。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以錢幣與人相照。人有當得若干百千之數。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人事不及者。錢幣乏少。不能及人所欲為也。諸本并下有藏字。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美餘也。凡財利或分之。或并之。則君雖疆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令無甚貧富。而調和民事也。疆勉也。本謂農趣促也。今當為令。字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之誤也。言君不能調和民事。雖勉農促耕。鑄錢不止。適令使富豪并藏之。以役使小民耳。非所以治國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無予無予錢。以買之者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諸本糶作糶。今從古本。釜六斗四升。當我五升七合四勺八撮。疆。緡錢貫也。十緡千錢。古者錢精而貴。故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價半功力而無。予錢買之者。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不事

財之橫トハ、物價ノ平  
准チ云フ。

凡輕重之大利云トハ、  
高價ニ賣リ、低價ニ買  
フコトヲ云フ、以重射  
輕トハ、我國ニ物價貴  
キ時ハ、隣國ノ物價賤  
キ者ヲ買入レルコト  
以賤泄平トハ、我國ニ  
於テ物價賤ク、彼地ニ  
於テ貴キ時ハ、之ヲ彼  
ニ輸出スルコト、泄平  
ノ平ハ、貴ノ誤。  
萬物之滿虛隨財ノ財ハ、  
猪說ニ時ノ誤トナス。  
准平而不變云トハ、  
平准宜キヲ得ハ、物價  
一定スルモ、之ニ反ス  
ルトキハ、暴騰ノ兆候  
現ハルコト。

價本。是民失其利也。或半力而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  
無子。或釜十緡。是物利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  
所有餘。委置操持。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  
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  
倍之利。而財之橫可得而平也。橫月平也。君從輕重而斂散之。故月平無  
太貴賤也。漢世常平倉之法。蓋本於此矣。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物重。以我重射取鄰國之輕。物賤。以  
我賤泄注於平價之地。所以調貴賤  
也。萬物之滿虛隨財。財謂金幣。金幣滿。則物隨  
而滿。金幣虛。則物隨而虛。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  
見。准衡皆平也。謂月平。絕棄也。月平。而  
物價不變。月平棄絕。而物重之端見矣。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  
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緡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  
藏緡百萬。春以奉耕。奉共。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  
也。贍於君。種穀種也。饋午飯曰饌。糧行  
旅所齎也。食統名。贍足也。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蓄  
有儲蓄。然則何。句。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繪帛。夏貸以收。秋實。  
賦布也。春布即奉耕也。五月蠶成。照所賦之數。以斂繪  
帛。夏貸即奉芸也。秋禾既熟。照所貸之數。以收穀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

御穀物之秩相勝トハ、  
價ノ上下ヲ制シテ、米  
穀ト物トノ價ヲ調和ス  
ルコトヲ云フ、當時、米  
ハ貨幣トナシテ用キラ  
ル。  
夫以室廡藉トハ、今日  
ノ家屋稅ノ如キヲ云  
フ、海王第七十二ノ篇  
首ヲ見ヨ。  
以正戶藉云トハ、本  
業アル者ノミニ稅ヲ課  
スルコトナル故ニ、  
贏即游民ノ利益ヲナス  
ニ止マルノミ。  
徧行而不盡也ノ徧ハ、  
徧ノ誤ニシテ、五者ノ  
中ニツキ、或ル者ヲ、一  
ツダケ行フコト。  
糶石十錢トハ、人民ガ  
米ヲ賣出ス時、一石ニ  
ツキ十錢ノ稅ヲ課スル  
コト。

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  
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  
之間。秩次第也。穀與物相為敵。則其價不俱平。故人君御治穀物  
之貴賤之次第。使之常相勝。而把持營治於其不平之間也。故萬民無藉。而  
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廡廊也。即李唐  
所行間架錢。以六畜藉。謂  
之止生。民減其數。以避  
藉。是止生育也。以田畝藉。謂之禁耕。田有常稅。又逐畝而  
藉之。故民不肯耕。以正人  
藉。謂之離情。正人謂家長。人月藉  
三十錢。下情離上。以正戶藉。謂之養贏。正戶有本業者。贏餘  
也。謂游民。特藉正戶。  
而游民不與  
焉。是養贏也。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徧當作徧。故天  
子藉於幣。諸侯藉於食。  
幣。金  
幣。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  
月有四十之藉。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藉。吾子食二石。月有  
二十之藉。上文云。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緡。然則中歲十石之價。不止十錢。蓋亦謂所加  
之邪。贏故名藉耳。一石當我八升五合四勺八撮。四石為三斗四升一合九  
勺二撮。漢書食貨志載李悝之言曰。食。人月一石半。當我一斗三升四合七勺三撮。多少懸絕。  
蓋李謂精。管謂糶。糶一石。春得六斗。曰御史。三斗四升去什四。為二斗零四合。多於李悝猶七



御其大准トハ、全體ノ時價ヲ制スルコト。

則財物之賈什去一トハ、上カ租稅ヲ收ムルコト急ナル故ニ、人民ガ物品ヲ投資リスルコトノ結果ヲ云フ。

可<sub>レ</sub>足<sub>タ</sub>也。封者專利自私。不與民共之也。天財財之不假入功而生者。金銀珠玉。竹石草木之屬皆是也。滿虛猶豐凶也。輕重其祿者。蓋准幣賦之。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大准時價之大者。不止一國也。可資者有所資本也。玉起於禹氏。起猶生也。尹知章云。禹音虞。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揆度篇。北用禹氏之玉。則禹氏在北。赤野蓋在崑崙虛之西。此二者未詳遠近。汝漢近在荆徐之間。與周相距。固無七千八百里之遠。舟車相通。未嘗水絕壤斷。天抵輕重諸篇。尤多妄論。皆不足辨也。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徧。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藉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民困於藉賣物以供之。故物價從而減。是君收空名而喪實利也。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藉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官職也。事也。官國者。使國中所有者。盡服其職事也。軌量也。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縣鄙國城中也。軌數者。度量之法也。桓公曰。行軌數。奈可。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准所准擬支用之數也。重貴也。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中應也。度渡通。渡濟也。食支一年。猶渡河上。故謂支一年所食爲度。食耳。或讀度爲徒。落切。此猶可強通。至下文田不度。食若干。而窮非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績紡績也。不言績。省文互見。以功業直時而擴之。直當也。當時所貴。賤而定其價也。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壤宜。相視也。桓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莞蒲皆可。以爲席。有竹箭檀柘之壤。箭小竹。堅勁中矢。檀強韌。可以爲車輻。柘似桑。其葉可以飼蠶。又弓輪以柘爲上。有汜下漸澤之壤。汜音汎。水延漫也。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

本篇ハ、山、木、田地等ノ調査統計ニ本ツキテ、國富ヲ増進スベキコトヲ論ズ、家説ニ篇題ノ山ヲ以テ、衍字トナシ、或ハ又官ノ誤ニ非ルカト云フ。官國軌トハ、國中ノ物品ヲ政府ニ取締ルコトニツキテノ軌ヲ云フ。軌トハ量ナレバ、其物品ノ數ノ調査ヲ云フ。以下田人等ニツキ、其量ヲ知ルコト是レナリ。國勢調査ノ如キ者ヲ云フ。人事之准トハ、人事ニ支給スル基準ノ定額、穀重トハ、猪説ニ、米穀ニ附課スル稅ヲ云フ。以功業云トハ、女功ヲ時價ニ見積リシテ、其價ヲ公平ニスルコト。人已トハ、人ト自分トナシテ、別群軌トハ、各物品ノ統計ヲナスコト。相壤宜トハ、土地カ如何ナル產物ニ適スルカ否ヲ視ルコト。莞蒲ハ草ニシテ、席ノ材料トナル者。檀ハ木ニシテ、車輻ノ材料トナル者。柘ハ木ニシテ、車輻ノ材料トナル者。又弓輪ノ材ハ蠶子糞ヒ、又弓輪



作ルノ材料トナル者。又漸澤トハ、水タモ、  
産於財物云々トハ、民  
地ニ課セサルコト、  
過移力トナシテ、  
ノ如ク、人民力十畝ノ  
小ナリテ、地守リテ、  
財力ヲ運轉シテ、其種  
一財力ヲ追フニ馳ル  
益トナサザルニ至ル  
利意安出トハ、如何ニ  
不除スルニ云々トハ、  
ニ君反リテ、利權ヲ執  
下民ヲ利権ニ至ル  
此言ハ、王(引)説ニ  
田不度食ノ度ハ、命  
十分供給セサルコ  
ト。此謂之泰軌也ノ調ハ、  
泰軌(大體ノ調査)ト謂  
テ立環乘之幣トハ、穀  
互ニ交換シ循環セシム  
ナラフコトヲ指シテ、之  
公幣ハ政府ノ公金ナク云

大家(豪農)多クシテ小  
産者少シ。少キトキハ、  
山田間田ノ上ニ、丁説  
ニ謂フ。中田ノ上ノ人  
山田及中等ノ田地ノ人  
以テ其准トハ、一定ノ  
表準額ヲ滿足セシムル  
コト。重ノ地、高田ハ上  
三等ノ地、前地ノ如ク  
三ノ地ニシテ、如ク平均  
是ノ地ニシテ、其地ニ  
十分ノ三減ジ、穀物  
ナシテ命合スルナリ。  
高田間田トハ、高田  
ノ人民力間田ノ人民  
空乏ナクコト。山  
山不備ノ損失シテハ、  
來ノ十倍ノ損失アルコ  
ト。此句ハ下句ニ屬  
未嘗失也トハ、太甚キ  
高田ノ時ニ云々トハ、高  
田モ時ニヨリテハ、米  
穀空乏ナクシテ、君  
濟セラル事アリ、即救  
時ニハ米價騰貴シテ  
十倍ニ至ル。其代  
價ナ現金デ、支拂ハス

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晏平仲云。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菑蒲。所望守之。此在景公之時。則夷吾或爲之。備未必盡出於策士之妄言也。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十畝之壤至小也。君不以量度之。以財物。歷己移人。以增長財力之事。不復以本業爲得計。此君之過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上。據猶守也。諸本者。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人衆而田少。穀不布也。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始熟。籌田人及女具得量度之章程也。此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環乘。乘因也。環乘之幣。即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大家少。生之者寡。食之者多也。問田中田也。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曰。其人自云也。大家衆。必能償債。小家寡。振之又易。故亦置幣重歲豐

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減三。民也。擴時價也。豐年穀賤。爲減寄幣什分之三。欲多致穀也。穀爲上幣。爲下。高田。無間田。山不被穀十倍。民喜什減三之命。穀爲之上。中不被蒙穀粟。十倍於他日。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淫大也。山田以君所寄之幣。糴米於高田。以振其以時見慰。勉於主上。於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曰。織。奉供是穀價坐長加十倍也。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留而券之。不即予直。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策。將予織帛之直。告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將償以穀。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以應之。反準擬人所用。預布之民間。以量饒國幣。穀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費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委置。費貨也。大家委費家。謂富豪貴重。有加十倍。乃謂大家委費家。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將爲所從人馬。假食於沿途之民。不得輒移動儲穀。鄰縣四





田賦以租其山。田賦謂兵賦。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買材多。故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廬小屋。徒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加之以繩。言平均如一。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禹五年水未。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少半。三分歲之一也。歲守十分之參。三年得九分。又加三分歲之一。所守得一分。成一歲十分之收也。三十一

財政ハ、未穀ヨリ一分  
ノ利用スレハ、十分  
得テ倉ニ藏スルコトナ  
ルコトナク、利ノ大ナ  
君常採九云云トハ、サ  
ノ利權ヲ手中ニ握リ、ケ  
テ賦役ニモ出テ、少シ  
上盤鐵ノ利ヲ云フ。以  
如加之以繩トハ、民ノ  
貧富ナシテ、公平ナラ  
シムルコトナク、云フ  
本籍ハ、山ノ產物、即金  
銀類ヲ以テ、萬物ヲ招  
致スルコトヲ論ズ、金  
銀ハ山ノ權ナルコト、  
天ノ時ヲ以テ權トナシ  
カ如キ者アリ、故ニ篇  
首、先ヅ之ヲ論ズ、家  
説ニハ、山ヲ以テ符字  
トナス。  
民ノ之ハ、有ノ誤。

王者歲守十分之參ノ下  
ノ三年ハ、王説ニ、符ト  
ナシ、與少半トナシ、一  
歲ノ收入ヲ十分トナシ、  
少數ヲ得、少半ハ、三  
數ヲ云フ、故ニ一王者

年而藏三十一。年與少半。歲守十分之三。三十一。年得三百十分之九十三。十分為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十分之三。少於三之一。而云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則恒稅之外。藏三分一於民。以備救荒之用。與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其法自別。故天毀壑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毀缺也。雨缺則古地字。洸。溢也。言歲雖旱。澇救荒有備。故。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三權。天地。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精。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精。精。納線也。夜石。未詳。疑夜中發光。故名。夜石。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與豬飼。彥博云。精。納。當作。荷。茜。染。赤。草也。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三。字。當。為。衍。文。言。得。精。細。夜。石。之。幣。以。守。其。貴。必。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立幣。謂鑄錢。顧。顧。也。黔。黔。首。謂。民。落。村。也。以。二。年。所。收。之。粟。餼。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彼重則射取我。輕則我泄。泄者。上脫見字。見泄。注於人。是失。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種。下。必。相。輕。重。之。權。也。見。射。取。於。人。是。失。輕。重。之。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種。下。必。相。求。贏。利。

ハ歲ニ十分之參ト少半  
トナシ、王説トナシ、順成  
歳ハ、即年ヲ云フ、王丁  
二氏ノ説ニヨリ、王丁  
十ナトナシ、三ノ誤、前  
ハ、三ノ誤、前、述、ノ、如  
ク、一、年、ニ、三、分、ト、ナ  
シ、少、數、ト、ナ、シ、九、分  
ト、ナ、シ、少、數、ト、ナ、シ、  
ト、モ、其、少、數、ト、ナ、シ、  
之、數、ニ、加、フ、ト、ナ、シ、  
分、ニ、加、フ、ト、ナ、シ、  
半、ニ、加、フ、ト、ナ、シ、  
一、年、ノ、一、年、ノ、一、年、  
シ、テ、半、ノ、一、年、ノ、一、  
シ、テ、半、ノ、一、年、ノ、一、  
守、十、分、之、參、ト、ナ、シ、  
復、ビ、舉、ケ、テ、其、ノ、民、  
シ、タル、ナリ、コト、ナ、シ、  
天、災、地、禍、ト、ナ、シ、  
入、於、溝、壑、ト、ナ、シ、  
三、權、ト、ナ、シ、  
精、納、ト、ナ、シ、  
光、ノ、玉、ノ、類、ト、ナ、シ、  
管子曰、三字ハ、創ルベ  
シ、守、國、穀、云、ト、ハ、  
以、守、國、穀、云、ト、ハ、  
物、ヲ、買、入、レ、テ、其、ノ、  
ス、積、置、キ、ハ、五、年、ノ、  
ス、積、置、キ、ハ、五、年、ノ、











賈者特者國危如  
 之反時也如  
 實者國安其  
 幣者國危如  
 幣者國安其  
 幣者國危如  
 幣者國安其  
 幣者國危如  
 幣者國安其  
 幣者國危如  
 幣者國安其  
 幣者國危如  
 幣者國安其

不日不足之謂  
 不日不足之謂  
 不日不足之謂  
 不日不足之謂  
 不日不足之謂  
 不日不足之謂  
 不日不足之謂  
 不日不足之謂  
 不日不足之謂  
 不日不足之謂

也倉廩虛則不能重價糴穀故  
 立價必賤而無復祿以與士也  
 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  
 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  
 以立幣幣金也立幣准穀而授祿  
 故國穀斯在上穀價什倍農夫夜寢  
 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穀價什倍  
 農夫喜其利已夜深始寢  
 早日乃起以勉其業不待上使之而五穀之多什倍於他日  
 士半祿而死君穀價既貴半祿所得五倍  
 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日使之使不得使  
 使不得使不日貧之使不得不用  
 爲上所使夫梁聚之言非也  
 桓公曰善梁聚之言或使民至不使者  
 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  
 對曰何謂百能  
 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  
 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  
 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  
 明山之曾青一策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  
 明山所貢而入而周人流移之即物寡爲多地狹爲廣之術量出賣穀物之類也  
 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

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智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  
 於輕重謂之妄言  
 管子對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  
 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  
 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  
 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  
 明山之曾青一策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  
 明山所貢而入而周人流移之即物寡爲多地狹爲廣之術量出賣穀物之類也  
 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  
 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  
 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  
 天子以客商行流





ルトキハ錢力下ニ反リ  
大夫無什於重トハ、下  
ハ米價貴ノ時ニモ、  
十倍ノ利ヲ得ル能ハズ、  
是レ於テカ君ハ穀ノ  
代リニ幣ヲ出シテ、  
仕在上トハ十分ノ利カ  
上ニ在ルコトトハ、  
以テ完重云トハ、  
ハ、數量十分ニシテ、  
高シ、入テ國庫ニ納ム  
リ、ハ、必然ノ理アルナ  
乘易ハ、變易ニ乗ズ、即  
時機ヲ利用スルコト、  
人名トナス、  
天子三百領云トハ、  
天子ノ衣服ノ費澤ナレ  
カト云、天子ハ貨財ヲ  
テ、衣服三百領ヲ製シ  
財ヲ民間ニ散シ、大貨  
タルモ、此ノ眞似チス  
整ハ墳墓、市廛ハ市中  
ノ用給ハ、薄キ朝ノ類  
争奪始トハ、親戚ヨリ  
三世則昭穆同祖ノ三  
トナス、昭穆同祖トハ、  
宗廟中ニ、父子ノ廟カ  
七ラ一祖先ノ下ニ、配列  
セラ

爲祖ノ十世ハ、宋說  
ニ、五世ノ誤、四代ノ間  
ハ、昭穆同祖ナルモ、  
五代目ニ至レハ、其親  
盡キテ、神主ハ柩即石  
室ノ中ニ遷祀セラル  
滿行ハ盛多ノ貌、兵決  
而無止トハ、兵ヲ以テ  
決戦シ、己マザルコト、  
輕重之家云トハ、戰  
亂ニ乗ジ、投機家カ、  
利ヲ得ルコト、  
財終ノ財、及ビ四時ノ  
四ハ、丁説ニ、皆削ル  
ベシトナス。

大轡ハ、大ナル手綱(ダ  
ヲナ)ニシテ、天下ヲ馬  
ニ喻ヘタルナリ。  
幣乘馬トハ、財幣ヲ以  
テ、乘馬ヲ出スノ法。  
夫三大夫ノ大ハ、王  
(引)説ニ、三夫ノ誤ト  
ナス、二十七人ハ、三十人  
ノ誤、方六里ハ、丁説  
ニ、方八里ノ誤トナス、  
乘馬第五ナリヨ、  
幣乘馬之重用幣若干ハ、  
幣若干云フ、重ハ猪幣

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去藏也穀既重乃以幣准穀價而反行之。大夫無什於重。  
君以幣賦祿。大夫無什分蓄於穀重之時。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君出穀賦七以待國用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賦七即上所藏也散振散財而君自取其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救之也不資者無資用者也言此仁義之行也。圖去除也。除幣什三爲餘以國幣七從穀價反行於下。幣既饒大夫不能得仕倍之利於穀重之時。君又以幣賦祿於是穀什分在上。君乃出什分之穀而除七分。君斂三分。賦與所除之七分。散振貧困無資本者是。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仁義之道。而合會幣穀以奪大夫富之策也。而籍國數也。數猶理也。君藏穀於鄉其數完其價重。以此而籍穀籍國。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散猶播也。完其價重。以此而籍穀籍國。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  
謂行仁義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易變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命教也。泰豐嗇收也。言天子每衣三百領。豐收貨財而散之。大夫亦當依準此例而行之。不言諸侯者。舉賤以包貴。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廛。此非便國之道也。壟墳也。民不得以織爲繆。綃而理之於地。繆織也。綃綺屬。繆讀皆切。同也。理。理繆綃於地。言不復用也。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以親戚爲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祏藏主石室也。五世親盡則移主於祏。廣平曰行兵決以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兵決戰也。乘輕重射利者。又交亂之。故曰母子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則賤少則貴。故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決開塞也。奪之以輕重。彼輕則我以重射之。彼重則我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王  
者之大轡也。故云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以幣出乘馬之法。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方六里三十六井也。司馬法。甸出戎車一乘。戰士七十五人。甸六十四井也。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重猶價也。萬六里所應用幣若干。穀價所

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應幣幣。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若千。山林川澤則除之。故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爲治也。山林川澤則除之。故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猶言祿。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數猶理也。財物布帛之屬。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策計也。圖衍以幣二字。皮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物與數於券上。故名矩券。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責求也。決之。就儲通貨也。庸貨作者也。謂納皮革等者。曰某月某日。苟從官求價者。鄉則鄉開予之。州則州開予之。故受價者皆曰貨庸。一日而速開予價直矣。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國財之計。出於穀。量長國財。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在察也。賈買也。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謂錢。彼穀重而穀輕。乘馬數云。穀獨貴獨賤。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衡平也。亦謂時價。

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口字之誤也。古本牡作壯。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策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策。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馮依也。贅會也。直吏。有鄉會合游者。則書之。唐園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及其其事。書之。必若其事。唐園謂築塘禦逃逸者。扞毀同擊也。殂死也。擊死牛羊。隸都與其縣秩。唐古塘字。唐園謂築塘禦逃逸者。扞毀同擊也。殂死也。擊死牛羊。隸都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春秋最宜。不游。亦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具合游之外。又具門及山。此出諸禮義。藉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策也。謂之通謂合游爲禮義。抑亦甚矣。捫持也。牢謂牛羊。

管子對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形之國。有水洑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形之國。有水洑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

管子對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形之國。有水洑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形之國。有水洑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

ナ具フルコト、其ハ具  
ノ誤。此出諸設義トハ、合游  
ノ方法ヲ設ケ、無用ノ  
地ニ於テ、即合游ノ場所  
トナシテ、用フレハ、其利  
ニ牛羊ヲ用フレハ、其利  
益トナルコトヲ云フ。利  
ヲ策トハ、牛羊ヲ用フ  
スルノ策ヲ云フ。丁説  
ニ、捫ヲ捫ノ誤トナス。  
汜下多水ハ、水ノ漫行  
シテ多キコト、猪説ニ、  
汜ナ汗ノ誤トナス。

常操十分之二ノ常操ノ  
下ニ、丁説ニヨリ、國  
穀下諸侯之五穀ナ一句  
トナス。謹ミテ諸侯ノ  
國ヨリ五穀ヲ招キ寄セ  
ントス。トハ、一クダサ  
ントス。トハ、工業家  
ニ舉ゲテ、ハ、工業家  
トナシ、美麗ナル木材  
ヲ用フ。他國ノ米穀ヲ  
得ル。他國ノ米穀ヲ得  
ル。他國ノ米穀ヲ得ル。  
今以諸侯爲等云云ト  
ハ、等ハ(ヒ)ニシテ機  
ナ織ケルトキニ、横絲ヲ  
卷付ケテ、左右スル者  
ナケル、恰モ機織ガ、自  
由ニ之ヲ驅使ス。

君之所憂也。汜水延漫也。山地分。山與平地相半也。洪溢同。漏壤。水泉滲漏。不居地上。山處之國。常藏國穀三  
分之一。諸本無國字。今從也。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  
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  
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  
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下降也。猶言致。漏壤不生穀。謹降致諸侯之穀與工。使工之彫文梓器。以升降天下之五穀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縣諸侯。亡之  
辭。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管持緯者也。公州謂齊言桓  
右以成布帛。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  
文飾齊國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  
相視也。東西南北相視。彼用牛  
羊之多少。平均而立之准也。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  
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賦幣布錢於民間也。朝利有足  
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  
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縣繫也。王以時省察鄉州。故百姓見利。不相傾奪。各繫死  
其所居。不敢去鄉。君則守大道。奉一德而已。謂之國計之

簿

公州之飾焉トハ、公州  
侯ガ皆齊國ノ飾トナル  
コト。利不相傾トハ、互ニ  
利ヲ奪ハザルコト。互ニ  
縣死其所トハ、其居所  
ヲ去ラズシテ、死スル  
コト。即其土地ニ安シ  
ズルコト。守大奉一トハ、大道ヲ  
守リテ、一德ヲ身ニ體  
スルコト。國家經濟ノ  
數理ヲ云フ。

管子卷第二十二終

本篇ハ、土地ノ狀況ニ  
ヨリ、得失ノ數アルコ  
トヲ記ス。

皆在此内トハ、前述ノ  
地域ノ内ニアルコト。

薄ハ毫ニシテ、地名ノ  
開闢ハ、利アレハ賣  
リ、利ナケレバ賣ラザ  
ルノ類、決塞モ略同意、  
高下ハ物價ノ貴賤、徐  
疾ハ需用供給ノ緩急、  
坐起ハ物價ノ靜動、費  
時ハ消費ト時機トナ云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是內。是謂國用。地之東西

至此皆山海經之文。山海經。此字下有天 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地二字。轉寫脫之耳。發亦起也。刀幣。錢也。

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薄。毫假借字。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利則開之。

陶天下トハ、天下ナ化  
治スルヲ云フ。  
而樹之吾ハ、孫(詒)説  
ニ、一句トナシ、而樹  
之五穀ノ誤ナリト云  
フ。蒲ノ代リニ、五穀  
ヲ植ケルコト。蚤牙  
ハ瓜牙ニシテ禽獸ノ害  
ナク云フ。慈石ハ磁石ナ  
リ。  
陵石ハ角ノアル石、赭  
ハ赤土、此山之見榮者  
也トハ、前述ノ如ク、  
丹沙等ノアルハ其下ニ  
黄金ノ如キ者アルコト  
ヲ示スナク云フ。

與折取之遠矣ノ折ハ、  
摺ニシテ、摘ミ取ルコ  
ト、即黄金等ヲ取ルコ  
ト能ハザルナリ。  
是歲相兼者諸侯九ト  
ハ、九國ノ諸侯ヲ兼併  
スルコト。  
雍狐ハ地名、芮戈ハ短  
キ戈ヲ云フ。

天下之君トハ、黄帝チ  
云フ、頓戟一怒トハ、  
戟チ鈍クスル程ノ激戰  
チナスチ云フ、見戈ハ、  
丁説ニ、得失ノ誤トナ  
ス。  
一日以下十一字ハ、宋  
説ニ、校語ノ竄入ナレ  
ハ削ルベシトナス。  
鉉銀ハ銀銀チ云フ。

各用ハ、俞説ニ、託用  
ノ誤トナス。

不利則闔之。決塞者開闔之深也。高下貴賤也。徐疾緩急也。座靜起動也。物價  
之靜動。必有費與時。不通於此。不能利國。一說。糴閉則通之。利塞則決之。亦通。黃帝問於  
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  
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陶化也。莞蒲  
類。可以為席。  
刈殺其莞而樹之以穀。又謹逃猛獸瓜牙。以開金銀銅  
錫之礦。天下可化而為一家也。圖注謹誤。謹。瓜誤。瓜。  
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  
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銅  
金者。古稱  
銅為金也。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陵讀為稜。稜石。石之有稜角者。蓋謂方解石之屬。赭赤  
土也。榮華也。下有金銀銅鐵之屬。故榮華發見於上也。苟山之見其  
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距。距離也。是則使乘者下  
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讀為摺。摺  
音徹。挑摘也。  
說文。若。上摘山巖  
空青珊瑚墮之。  
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  
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兼諸侯  
者九。雍狐之山。發  
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芮短也。戈短於  
戟。故曰芮戈。

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一。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  
戈之本也。頓。鈍也。疾戰則戟鈍。黃帝頓戟一怒。  
天下之君伏尸滿野也。本猶始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  
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鉛者。  
其下有銀。一曰。山上有鉛者。其下有鉉銀。鉉。卯也。  
上有丹沙者。其下  
有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  
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動。動變也。  
謂毀之。有犯令者。左  
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  
之所在也。與犯之遠。與犯之者相遠也。管子之言。與伯高對黃帝同者。  
或以為伯高之言。或以為管仲之言。所傳不同。故兩舉之。桓公問於  
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  
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牛氏。牛氏。同音假借也。金起於汝漢之右。沔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  
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



權度ハ、臨機ノ取計ナ  
ナスコト。

母稅於天下ノ稅ハ、王  
(壽)說ニ、稅ノ誤トナ  
ス、稅ハ奪ト同シ、下  
文ノ稅モ同シ。

流渠ノ渠ハ、猪說ニ、  
連ニ作ルベシト云フ、  
連ハ疾急ナリ。  
令疾而物重トハ、或物  
ニ對シテ賣收ノ命令ヲ  
發シ、其期日ヲ短クス  
レハ、其物ノ價騰貴ス  
ルコト。  
貴糶ハ高價ニ米ヲ買込  
ムコト。  
重泉之戍トハ重泉ト云  
フ遠地ノ番兵ヲ云フ。  
百鼓ノ鼓ハ、十二斛ヲ  
云フ。

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母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稅遺也。檀弓曰。未仕者不脫人。因天。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渠巨通。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糶之數。俗本糶作。權不成字。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尹知章云。鼓十二斛。舉盡也。最聚也。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繪帛。軍五歲。母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平准其價而取金。故曰衡。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升加分耗ノ耗ハ、孔ニ  
同ジ、半錢即五錢ノ稅  
ナリ、一升ニ課スルコト。  
伐菹薪煮沛水トハ、鹽  
ヲ製スルノ方法ヲ云  
フ、沛水ハ澆シタ水ヲ  
云フ、洪說ニ、沛ハ沸  
ノ誤トナス、正ハ稅ニ  
同ジ。

丈夫ハ大夫ノ誤。

四什ノ下ニ、載說ニヨ  
リ、倍字ヲ補フ。

南輸梁云トハ鹽ヲ、  
他邦ヘ輸出スルコト。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煮亦謂鹽。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啗音視。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耗爲好。同聲假借字。好孔也。分好半錢也。海王作鹽。亦謂錢。君伐菹薪。煮沛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菹直同。枯草也。沛澆也。凡煮鹽。撒潮於沙上。既乾。盛沙於器。又灌潮而澆之。然後煮之。故云。煮沛水也。正征同。謂鹽稅。三萬鍾。千萬人一月所食也。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仲尼曰。古者不修墓。則春秋以降繕冢墓矣。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丈當爲大。輕重甲亦。有此文。正作大夫。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本欲減煮鹽而貴其價。并令民與大夫者。欲其不喻也。君以四什之賈。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赴宋衛濮陽。河濟皆在齊境。修之者便漕也。梁蓋魯邑也。輕重戊云。魯梁之於齊也。于殺也。或云。梁爲秦所滅。其地蓋在雍豫之間。諸本赴作趙。蓋上有梁。魏都。

其用鹽獨重トハ、鹽チ最モ大切ナル物品トナ  
天下不減矣トハ、他國カ齊國ノ富チ減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コト。  
稅於天下トハ、王(壽)說ニ稅即奪ノ誤トナス、(天下ニ奪ハル)ト讀ム。  
五穀興豐巨錢ハ、王戴兩氏ノ說ニヨルニ、五穀興(興舉ニ通ズ)豐ナ句トナス、五穀皆豐積ナルコト、巨錢ハ吾賤ノ誤ニシテ、下文ノ而天下貴ト一句チナス、吾國ノ米穀賤クシテ、他國ノ者貴キコトナ云フ。  
以身ノ身ハ、戴說ニ、舟ノ誤トナス。  
天高ハ、天下高ノ誤、他國ノ米價高キコト。  
高處之本トハ、四通八達ノ首途チ云フ、通達ノ達ハ、戴說ニ、道ノ誤トナス。  
勝商ハ、丁說ニ、勝商ノ誤トナス、勝商ハ客商ト云フ。  
騏驎(名馬チ云フ)黃金云トハ、外國ノ物産ガ、我米穀ト交易セラレテ、出テ來リ集マル

本篇ハ、國政チナスニ即經濟上ヨリ、諸事チ計ルベキコトヲ論ズ。以陰制天下トハ、十分ノ三ナル狹隘ノ土地チ以テ、天下チ制スルコト。  
不利其器トハ、禽獸チ棄グ道具チ、說利ニスル餘裕ナキコト。  
增數ハ、深ク茂リタル大澤、沛澤ハ水草ノ多キ所。  
實以益人トハ、其土地ニ穀物等チ十分ニ植付ケテ、人ニ益チ與フルコト。  
禽獸之仇ノ之仇ニ字ハ、王(引)說ニ、行トナス、禽獸チ殺ストキハ、天子カ大夫チシテ其皮チ直チニ求メシムルコト。  
委質トハ、臣下トナルノ禮チ行フコト、雙武之皮ハ、雙虎之皮ニ同シ。  
豹飾ハ、豹皮チ以テ袖チ飾ルコト、豹飾ハ、豹皮チ以テ襟チ飾ルコト。

梁因又稱梁轉寫者因改赴為趙耳。趙魏在河北。齊在河南。即此篇作於戰國。不當云南輪。今從古本。濮陽衛地。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惡食無鹽則腫。驗之凶年。果然。腫則不能戰。是守圉之本也。故三國用鹽最重。君伐菹薪。煮沛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不能減。齊財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與盛也。豐饒也。巨錢大錢也。蓋齊也。古者以虜俘為奴。故謂奴為虜耳。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天高問當有。下字。今本脫。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本猶首也。輕重乙作國。義。各有當。不必依彼改此也。游子勝商之所道。勝商富商也。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驎黃金然後出。本資本也。出猶去也。騏驎產於燕代。黃金生於荊徐。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

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會計。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共工氏繼下。陰狹也。陸處什。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之三。故狹制之。至黃帝之王。謹逃其瓜牙。不利其器。謹逃。猛獸瓜牙之害耳。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增重也。藪大澤也。逐禽獸。實以益人。充實其地。以增益人口。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牧養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禽獸害人。故曰仇。以大夫隨之。求其皮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委置質贊也。尹和章以武為虎。蓋北魏避諱。改虎為武。此未訂耳。言諸侯之子將仕者。以皮。雙虎皮為贊。補武謂虎。唐高祖之祖名虎。唐人避諱。以武字易之。此未訂。前注姑以意書之。既而吏務多端。不暇考正。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尹和章云。列大夫中遂取笑於大方。此亦其一也。

得受其流トハ、財物流  
通ノ利益ヲ受クルコ  
ト

桓公曰ノ三字ハ、王說  
ニ、管子曰ノ誤ニシテ、  
何謂事名ニハ、桓公ノ  
問語トナス。  
天策陽也云トハ、天  
地陰陽ノ循環消長ニヨ  
リテ、萬物生ズルヲ云  
フ、故ニ事ノ名ト稱ス、  
權衡等ハ、物ヲ正スノ  
器ナレハ、正名ト云フ  
ナリ。二五者ノ下ノ、童  
山謂澤ノ四字ハ、童說  
ニ、前文(黃帝之王)ノ  
句下ニ在ル者トナス、  
人君以數制之人トハ、  
此二即陰陽ト、五即色  
時等ノ關係ヲハ、人君  
ガ法ヲ以テ取締ルコト  
門父ハ門番ヲ云フ。  
故相任ストハ、其人  
ヲ保任即保證セシムル  
コト、寅爲官都トハ、童  
說ニ、更爲官都ノ誤ト  
ナス、更代ニ官都(官  
名ニシテ問篇ニ見ユ)

ノ職ヲ取ルコト、不能  
去ノ去ハ、猪說ニ、者  
字ノ誤トス、重門中ノ  
門番夜警ノ類モ、不能  
者ナレハ、之ヲ罰スル  
コト。

天下盡封云トハ、天  
下ノ國カ、我ヲ來攻ム  
ル故ニ、已ムヲ得ズシ  
テ之ヲ征シ、其結果ニ  
於テ、吾將士ヲ封シタ  
ルヲ云フ。  
天下每動トハ、天下ノ  
國ガ、我ヲ來攻スルコ  
トヲ云フ。

謂之贍。衡謂。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  
飾皆緣也。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親戚謂父母。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  
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勝爲人所勝也。數猶法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策陽也。  
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有陰陽而後物生。物生而後事起。故謂陰陽爲事名也。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五者皆正物之器也。其在色者。青黃  
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  
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二者生之。五者用之。其勢必至童山竭澤。故人君以法制之人。不許妄取也。  
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  
不守則失之淫。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  
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失謂不守。言此國家盛衰之極機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繫其鼓。

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繫其社。自言能爲官  
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門父抱關也。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  
姦詐也。誣祿食浮於人也。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敬也。都美也。去疾走也。故人相保任。不敢自言其能。敬爲官職之美。雖重門中擊柝之人。不能疾走者。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  
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  
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  
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無猶輕也。定亦立也。天下來伐。不得已而封有功之臣。是天下封之。非君自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  
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其富倍功臣。故云封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  
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諸侯來伐。則臣以功而封。民乘疾令而富。是時價之最大者。在天下制我而無我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

錢厭トハ、君カラ徵取  
セラルル數ニ、適應ス  
ルコトナクフ。  
師罷云トハ、戰爭終  
ハリテ、人民カ農業ニ  
反リ、物價モ亦騰貴ス。  
國幣之少分ハ、少半即  
十分ノ三ナクフ。  
財物之輕重三分トハ、  
人民カ財物ヲ賣ルトキ  
ハ、平價ヨリ三分廉ナ  
ルモ、買フトキハ其反  
對ナリ、商人ハ此ノ間  
ニ賣買シテ利ヲ占メ、  
君ハ輕重ノ策ヲ施スナ  
要セズ。

其在涂(塗)者云トハ、  
ハ、行商人ハ市場又關  
所ニ於テ稅ス、又穀物  
ハ、春秋ノ時機ヲ見テ  
賣買ス、其他ノ萬物ハ、  
皆其ノ定價ヲ立テ、賣  
施スルコト。  
豫奪其利云トハ、人  
民ノ利途ヲ塞グコト、  
守其流トハ、又君ガ財物  
ヲ他處トハ輸出スル權ヲ  
守レハ、人民カ恣ニ物  
價ヲ高クスルコト能ハ

ナルナリ。

貴賤相當トハ、物價ノ  
高低カ適當ナルコト。  
商任トハ、商業ヲ以テ  
任務トナス者、即商賈  
ナクフ。  
省有肆トハ、肆店ヲ省  
減ス、猶說ニ、昔者肆  
ノ誤トナス、皆即過失  
ヲ救スコト。  
民重而君重云トハ、  
民間ニ於ケル物價騰貴  
ト下落トナシ、君主カ制  
御シ、調節スルコト能  
ハサルナクフ。  
財餘云トハ、餘リア  
ル所ヲ裁制シテ、不足  
ヲ補フノ法ヲ云フ、財  
ハ裁ニ同シ。  
動左右以重相因トハ、  
幣穀ノ關係ヲ左右シ、  
(自由ニ變動セシムル  
コト)重價ノ上ニ、更  
ニ重價ナラシムレバ、  
固有ノ國富ニ、二十倍  
スルノ收入ヲ得ルナリ  
猶說ニハ、此ノ二十國  
之策也ノ六字ヲ、衍文  
トナス。

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肆陳也。讎厭也。民不堪上求。陳所有財物與五穀。不暇復詳議其價。爲與君所徵之數相對當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反歸於農業。萬物反其重。復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分半也。少半。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國幣二分之一藏於賈人。則幣重於平賈三分。至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策焉。賤買而貴售之。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更迭也。富民迭與相制。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賞而行。在涂者商也。衢塞謂關市。穀秋賤立貨物定之價也。此三者所謂操本操始也。故物動則應之。物價變動則起而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違。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豫奪利涂則民不違。知其無利也。高貴。故守四方

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輕重與物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數輕重之計也。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間。善正商業者。先省減市間。而朝市朝間。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又自問也。市朝間。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豬飼彥博云。財裁。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察明也。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變動幣穀而左右之。以重價相因。至極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國策既多。所奉五官。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藏羨。以備賞。調用和調財用也。諸本藏

作臧。今從古本。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富謂祿之。高貴也。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治亂皆資於輕重所。以無終極之期也。

一歲耕云云トハ、一歲ノ收穫ヲ四分シテ、其一ヲ食ヒ、其四ヲ貯蓄スルトキハ合シテ五ヶ年間食スルコトヲ得之ト同時ニ、民間ニ於テ米不足ナレバ、其價五倍トナル、下文ノ意ニ準ズ、二年耕而十年食ノ、十一月、丁説ニ、十一月ノ課トナス。夫富能奪云云ト我國ノ富者ハ、能ク他國ノ財物流移ノ權ヲ握リ、貧者ト雖モ、自ラ餘裕アリテ、他人ヲ惠ムニ至ル。處之行之トハ、天下ノ事ニ於テ、或ハ止メ或ハ行フコト、下文ノ使ト用トナシ云フ。金石之相舉云云トハ、金ト石トナリ、兩方ニ懸ケルカ如キ者ニシテ、其量同シケレハ、久シクシテ、金ノ方輕クナ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五分一歲所藏其四。是一年耕五年食也。如此則粟之在下者少。其價五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則我富者能奪他國之流。貧者亦能以物予人。且天下者。處茲行茲。如此而天下可壹也。處舍也。舍之與行皆在我。然後天下可得而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下使不。諸本作。用不。今從古本。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傾。敬也。重均則金昂。補。傾猶低也。縣。金石於衡之兩端而挈其中。其重鈞。久焉則金低而石昂。以石理疏而金質緻密也。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贏。億也。言道不如權。猶金不如石爲此。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

リテ、上ニ昂ルコトアリ、即チ文ノ權ヲ以テ石ニ比シ、道ヲ以テ金ニ比シ、道ノ權ヨリ輕キコトヲ論ズ。散則多トハ、物品ノ需用多ケレバ、之ヲ製作スル者モ、亦自ラ多キコト。決而不用ハ、幣ヲ捨テテ用ヒザルコト。刀幣者云云トハ、刀幣ヲ以テ財物ヲ流通スルコト、溝瀆ノ水ヲ通ズルガ如キ故ニ云フ。親沒之後無死子トハ、親沒スルモ、殉死ノ子ナキナ云フ。平虛ハ、平坦ナル城跡ナ云フ。無甲兵ノ下ニ、有甲兵ノ三字ヲ脫ス。

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變動而置之。言不徒藏也。其價雖賤。天下止於射我財矣。物藏則重。諸本。藏作臧。今從古本。發則輕。散則多。散則爲之者勉。故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也。決。去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之數。而止之。和調於貴賤。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所以流移財。穀。故云溝瀆。號令者。徐疾也。物之緩急。從令重。於法。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親戚。父母也。說詳於五輔。猶無城然。故曰平虛。墟。通。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有甲兵。下。疑脫。有甲兵。三字。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策。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磻。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策也。陰山。在塞北。礪當爲礪。經傳更多誤。需。礪之或體。礪。礪石。次。玉者。發。東夷名。見于汲冢周書。文皮。虎豹皮也。汝。漢水之右。衢。黃

具駕トハ、駕ニ堪フルコトナク、千乘ハ四馬ノ平買云トハ、一馬ノ平買ハ萬錢ニシテ、之ヲ金ニ換算スルトキハ、金一斤ノ平買ニ當ル、然ルニ吾貯藏ノ金、僅ニ千斤アルノミ、以テ盡ク四千斤ヲ買フ能ハス、如何セン。與正籍者云、正籍トハ、家長ニ課スル稅ト、本業ヲ有スル家ニ課スル稅トナク、此兩稅ヲ出ス者ニ命ジ、錢幣ノ代リニ、黃金ヲ上納セシム。吾至四萬ノ吾ハ括ニシテ、吾至ハ之ニ該當スルコト、前述ノ如ク、黃金ヲ上納セシムレバ、黃金ノ價上騰シテ、一金ト錢四萬ト相同キニ至ル、此時ハ千斤ノ金ヲ以テ、四千斤ヲ買フコトヲ得、價ノ高

キチ利用スルコト。中而立市トハ、中央ニ市場ヲ設ケルコト。定載ハ、車ニ載スル荷物ヲ定メルコト。度五十里ハ、倉說ニ、各五百里ノ誤トナス。五日而反ハ、倉說ニ、六日而反ノ誤トナス。爲分者ノ上ニ、當字ヲ脫ス、政府ヨリ田地ヲ分與スベキ者。度百五十里ハ、倉說ニ、各二百五十里ノ誤。

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策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與預也。正籍正戶正人之籍也。國蓄云。以正人籍謂之難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正人家長也。月稅三十錢。正戶謂有本業者。輕重乙云。正籍者君之所強求。是也。吾括通抵也。言使凡預征籍者。皆以錢幣環爲黃金。以納之。幣金相抵觸。一金之價。踊至四萬。則千斤之金。可以贖良馬四千匹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埏水和土也。埴黏土也。埴埴謂作模。鑪當爲橐。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一金萬錢。踊爲四萬錢。計數所致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禹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至來。阨難也。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上下之用。百乘之國。

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制輕重。謂定物價貴賤。圖三日謂第五里。故一日便出竟也。百五十里之國。旁七十五里。故二日出竟。五百里之國。旁二百五十里。吉行五十里。故五日亦能出竟也。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萬乘。分字上皆有當字。此亦當有轉寫脫之耳。當分者。謂當分與田畝者。凡田。唯家長受之。爲戶萬戶。故當分田者亦萬人。輕車兵車也。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圖方百五十里。爲方五十里者九。餘五十里。開附其旁。爲方百五十里。故云百。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

君問トハ、以上ノ人ヲ  
慰問スルコト。  
木必三寸トハ、棺木ノ  
厚サヲ云フ。  
公壤ハ、官有地、若産而  
無弟兄トハ、遺腹ノ子  
ナク、匹馬之壤トハ、  
軍用ニテ一匹ノ馬ヲ徵  
發スベキ土地、即十六  
井ヲ云フ。

圃疆ハ、菜蔬ヲ植付ケ  
ル島、疆ハ疆ニ同ジ。  
留力失時トハ、勤勞ス  
ベキコトヲ怠リ、農時  
ヲ失フコト。  
上農挾五ノ耕ハ、決ニ  
同ジ、上農ノ耕ス所ハ、  
五人ヲ養フニ足ル。  
起於糞土ノ糞土ハ、猪  
糞ニ、農女ノ糞トナス、

丁説ニ、起テ赴ノ誤ト  
ナス、人民力飢饉ニ苦  
メラレテ、糞土ノ中ニ  
陷ルコト、糞土ハ猪糞  
溝澆ト云フ如シ。  
溝澆ト云フ如シ。  
事再其本云云ノ實字ノ  
上ニ、王説ニヨリ、不  
字ヲ補フ、二回モ耕耘  
ノ事ニ力ヲ盡セバ、粥  
ヲ食スルコト能ハザル  
程ノ貧人モ、其子ヲ賣  
ル者ナシ。  
姦塗不可獨逸トハ、姦  
ニ私ノ意味アリ、私道  
ヲ獨行スルコト能ハズ、  
何トナレバ、官道ニ非  
ルヲ以テ、強盜等ノ出  
没スル憂アレバナリ、  
貨財不安於拘トハ、貨  
財モ之ヲ一定ノ場所ニ  
拘止シ、保存スルコト  
能ハズ、中内漸民トハ、  
自ラ國民ヲ安リ亡スト  
同キヲ云フ。  
不可責理トハ、其ノ非  
ヲナサザ責ムルコト能  
ハザルヲ云フ。  
夷疏滿之ノ夷疏ハ、猪  
糞ニ、糞疏ノ誤トナス、  
米價高キヲ以テ、人民  
力菜食ヲナスコトヲ云

匹。百乘之國五日而反則往來各二日半云三日出竟者舉全數也二日半出五十里之竟  
一日行二十里千乘之國五日出竟日行三十里萬乘之國十日出竟日行五十里凡定慮  
定載路遠者爲日必長至日行路程遠近當均而今遠行倍於近行未知何以立  
此數或云近者步擔遠者假車馬之力然二日定載恐非步擔所能致殆不然矣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也。匹特也。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君存  
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爲葬之。父母死君  
領木必三寸。木棺木不得。薄於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  
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產生也謂遺  
法六十四井曰甸出戎馬四匹則匹馬。君終歲行邑里。終歲  
之壤十六井也苦患也俗本匹誤四。其人力同而宮  
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人力謂。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  
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力足以耕耘而放蕩游娛不昏作勞  
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種菜曰圃疆疆通。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  
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無本則留其力。不能盡用之。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

挾狹通周匝也上農所耕能周匝五  
人之養上女所織能衣被五人之體。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  
爲之飢者。俗本飢。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  
土故先王謹於其始。至糞土穢也而五穀賴焉苟不勉於此乃  
糞者賣其子。事再其本謂培耘之屬糞也經重甲作事再其本則無賣其  
若爲食。若順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  
矣。給相足也通。時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塗不可  
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漸民也。遵循也姦塗私塗民所  
中猶應也擄芟也上貧而下窮則民間私由之途不可獨循行貨財又不安留於  
其所拘止言多劫掠盜竊之患也然後隨之以法則應內自艾艾其民之道也。輕重不  
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  
國之數也。貧至無糜不可責其非而治之子既已鬻  
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一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  
數法也一穀減穀價當十  
倍二穀減穀價當二十倍。夷疏滿之。穀既乏夷狄疏遠  
者來滿京師也。無食者予之陳無種

予之陳トハ、舊穀ヲ與フルコト。倍稱トハ、高利ヲ以テ、米穀ヲ借ルコト。

本當ハ一國物價ノ平准ヲ論ズ。視時而立儀トハ、時ノ宜キニ從ツテ、國准ノ法ヲ立ツルコト。黃帝之主以下數十字ハ、撥度第七十八ニ見ヨ。五家之數ノ數ハ、法ト云フ如シ。籍何者云トハ、五家ノ中ニツキ、何レヲ用フレハ、善ト稱スベキカ。

君智不足也トハ、山澤ヲ利用ス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コト云フ。逃械器閉智能者云云トハ、人智進歩シテ、反ヘリテ君主ノ害ヲナスヲ恐ルルコト云フ。日淫器云トハ、戰馬甲兵ヲ目シテ、淫邪ノ器ナリトナシ、之ヲ排斥ス、其ノ趣旨ハ、民心ヲ統一スルカ爲ナリ。以人御人ハ、周人ノ王タルコトヲ述ベタル者

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稱舉也。謂出息無食者予之陳穀。無種者貸之新粟。故無什倍穀價。以貸穀之民也。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管子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馬預毀戰爭之備也。器兵器也。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不籍山澤以網其利。是君智不足也。以此議有虞其人可知矣。爾此釋黃帝之王。以猛獸衆也。推之上三句。當作謹逃其爪牙。與夏后之王相涉而誤耳。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逃去也。恐利器與智能之害。己而去閉之。是佐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

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其心曰。戰馬甲兵。皆是淫邪之器。因禁之。而壹人心也。以人御人。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御治也。以人御人。以入之所以爲人而治人也。乘因也。天固天性所固有也。

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視時而建法。故曰用一。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無

盡行。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祈祥也。立祈福也。置兆祀之也。立

械器。以使萬物。械器既成。則萬物皆可用。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策。天下皆利之。而我謹操其權。童

山竭澤。益利搏流。搏當爲博。搏流。廣移其利也。出山金立幣。金銅幣。錢也。存菹丘立駢牢。

以爲民饒。存在也。在察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趙岐解爲察義。是也。菹。菹同。直丘。茅岡也。駢比也。察。茅岡之地理。立相連比之牢。多畜牛馬。以爲民間豐饒之策也。俗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野草亦有可食者。故曰菹菜。麋鹿牛馬

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有生育者。分賦而養之。老者則殺之。立施與庶民之法。以守五穀也。趙用

賢云。一本立施作立殺弛。五穀下有之。所主也。四字。此以無用之壤。滅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

勿盡。滅藏同。羸。當爲贏。

ナレバ、猪説ニ據リテ、以官御人ニ改ムベシ、天固トハ、固有ノ天性ナク云フ。兼用五家而無盡トハ、前節ノ五家ノ法ヲ兼用セヨ、然ルトキハ、其ノ效用無盡藏ナラン。立祈祥云トハ、祭祀ヲナス場所ヲ立テテ、山澤ニ人ノ濫入ヲ禁ズルコト。存菹丘云トハ、茅ナドノ繁茂セル岡ヲ見立テテ、駢牢(牛馬ヲ收容スル多數ノ牢)ヲ建築シ、民間ノ爲ニ當テ計ルコト、丁説ニハ、駢牢ハ、牛馬之牢ノ誤トナス。菹菜之壤トハ、王説ニ、菹菜ノ地トナシ、雜草ノ地トナシ。賦生殺老トハ、牛馬等ノ生育シタル者ハ、之ヲ民間ニ分布シ、老イタル者ハ、之ヲ撲殺ス。



好譏而不亂云トハ、下情ヲ檢察スルヲ好ム、  
應ジテ政ヲ變スルモ、其ノ大根本ハ一定ス、  
何事モ時ニ從フテ適宜  
ニナスコト。  
王數不可豫致トハ、王  
タル術ハ、前知スベカ  
ラザルコト。

本篇ハ、物價ノ高低ヲ  
論ズ。  
輕重無數云云ハ、物價  
ノ高低ニハ、一定ノ法  
則ナシ、貨物ノ狀況世  
間ノ人氣ニヨリテ、高  
低ナラスノミ。  
端謀以下ノ八字ハ、太  
平御覽四百九十二ニ、  
晨謀於端門、樂聞於三  
衢トアリ、宮殿ノ正門  
ニ、早朝ヨリ音樂ヲ罷  
シテ發シテ、其聲ハ城  
外ノ第三町目迄ニ達ス  
ルコト。  
薄ハ毫ニシテ、股ノ都  
ノ名、游女工トハ、本  
業ヲ務メサル女工ヲ云  
フ、一純ハ一束ト云フ  
如シ、得粟百鍾云云ト  
ハ、女工等ヲ遣ハシテ、  
粟ト交易セシムルコト、  
奪之流トハ、桀ノ國カ

ヲ、米穀ヲ他ヘ流移ス  
ルノ利益ヲ奪フ、前文  
ノ交易ヲ云フ。  
一掌ハ王(引)說ニ、一  
廩ノ誤、下文ノ鄒ト共  
ニ、皆米ヲ藏スル倉ヲ  
云フ。  
長假トハ、長期ノ貸金、  
長度トハ、長期ノ惠與  
金ノ類。

枉ハ橋、楯ハ桴ヲ云フ。  
夷競ハ、丁說ニ、夷蔬  
ノ誤トナス、蔬菜ヲ苴  
夷(カリトル)スルコ  
ト、孫(論)說ニハ、競ハ  
竟(今ノ境字)ノ誤ニシ  
テ、境ヲ平ニス、即道  
路ヲ平治スルコトトナ  
ス。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  
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已  
好譏察下情。而不亂其所爲。好尙數變。而不  
爲變其所守。時至則爲之。過則去而不爲。  
也。致讀如千載之日至可。  
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  
也。坐而致之。致謂前知之。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  
乘之。數猶法也。聲猶稱也。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  
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  
樂三萬人。端謀晨樂。聞於三衢。端首也。諫本或作諺。或字也。今從趙本。朱本  
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  
粟百鍾於桀之國。薄毫同。游浮也。浮女工。女工之不務本者。純讀  
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

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流糶穀之利也。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  
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每州置一。里有積五筭。積猶藏也。  
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與預也。正籍謂正戶正人之  
假貸也。度渡同。謂濟之。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  
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不資者無  
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  
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枉。夏不束楯。以觀凍弱。也。枉橋。弛牝虎充市。  
以觀其驚駭。弛放也。牝虎乳。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夷疆暴害民者。飢  
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  
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  
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

饋食之都トハ、他方ノ輸入米ヲ仰キテ、食スルノ都ヲ云フ、虎狼トハ、敵兵ヲ云フ、與死扶傷トハ、死人ヲ與ニ運ヒ、負傷者ヲ扶クルコト、如孤茶首之孫云トハ、如ハ而ト讀ム、孤ハ戰死者ノ子、茶首ハ白髮ノ老人ニシテ、其ノ父ヲ云フ、之孫ハ、孤ノ弟妹ヲ、祖父ノ立場カラ言フコト、要スルニ遺族ヲ云フ、仰俸執之寶ノ寶ハ、猪說ニ、賞ノ誤トナス、敵ニ對シテ、牙ヲ以テ之ヲ刺殺シタル所ノ賞典ヲ、上ニ求ムルコト、章之以物トハ、豪家ヲ賞スルニ物ヲ以テス、下文ノ如ク、穀物ヲ政府ニ上納セシメントスルカ爲ナリ、稿素ハ喪服ヲ云フ、戰死者アルカ爲ナリ、士室ハ猪說ニ、正室、即正

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下。此湯之陰謀也。策士誣聖以成其說。乃其常不足辨也。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饋歸也。歸食然後食。虎狼謂敵兵。今每戰與死扶傷。如孤茶首之孫。仰刺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如而也。與死扶傷。而其子爲孤也。茶茅秀也。茶首白孫者。對祖立言。必備舉之者。示望賞者衆。而財不布之意也。刺戟也。仰望賞戟刺敵兵之財貨也。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

堂ノ誤トナス。天下有慮云トハ、天下皆我齊國ヲ計ル者アリ、然ルニ富豪家ハ、之ヲ傍觀スベカラズ、必ズ齊ノ爲ニ備フベシト云フコト、左右トハ、賈買スルコト、券契之齒トハ、手形ヲ云フ、齒ハ其金高ナリ、古人數ヲ記スルニハ、木ニ(キズ)ヲ彫刻ス、釜鑑ノ鑑ハ、區ニシテ、一斗六升ヲ云フ、修弁ハ増減ヲ云フ。

釜鑑無止トハ、米ヲ買込ムコトノ盛ナルコトヲ云フ、遠通不推トハ、載說ニ道ノ誤トナス、遠路ヲ憚ラズ、米ハ推スナ待タズシテ、盛ニ出ルコト、獨老窮トハ、三種ナリ、赴於溝澮之中トハ、(野)タレジニスルコト、(野)行ハ、前ニ進ミ行クコト、不偷向爲用トハ、輕薄ナラズシテ、上ノ用ヲツトムルコト。

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時時同。積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縞素喪服也。士事也。事室謀事之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城脆弱則致敵國之衝突。無委積則致寇賊之攻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慮圖也。言天下有圖齊。子輩獨不與其謀。當儲穀以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鑑之數。不得爲侈弁焉。齒猶數。諸本釜作金。今從古本。鑑區同。一斗六升曰區。四區曰釜。侈多也。弁猶少也。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鑑無止。遠通不推。恐穀價踊貴。故爭糴之。遠通不推者。遠流通於四方。不待推去之。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諸本收作本。相鬻謂孤寡也。赴於溝澮之中。獨老窮者也。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前連也。顏行前連也。不偷而爲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也。輕重之分使然也。偷薄也。士不偷薄。而爲上用也。

皮幹筋角云トハ、動物ノ  
微其ノ爲ニ甚タ重  
價ヲ以テ、此等ノ品物  
ナリトコトナル、是  
レ國ヲ治ムルノ良法  
非ズ、  
高杠ハ、橋ヲ高ク作ル  
コト、柴池ハ、丁説ニ、  
竅池即深池ノ誤トナ  
徴去分トハ、求メズシ  
テ至ルコト、籍去分ト  
ハ、皮幹ノ價少キヲ以  
テ、稅モ自ラ減ズルニ  
至ル、  
服箠ハ王引説ニ、服  
箠ノ誤、即箠車ヲ引ク  
コト、  
酸然ハ、説ニ、酸然ニ  
同ジトナス、小雨ノ貌、  
夫舍牛馬之力云云ト  
ハ、人力ニテ運搬デキ  
ザレハ、牛馬ノ力ヲ借  
ルルヨリ外ナシ、  
皮幹筋角云云トハ、皮  
骨等ノ集ルヲ云フ、自  
道若秘云トハ、猪説ニ  
「道ハ秘セルガ若シト  
云フ」ト讀ム、其道ノ  
隱微ナルコトヲ稱ス、  
物之所生不若所聚ト  
ハ、徒ラニ生産スルモ、  
之ヲ交易利用セザレ  
バ、其ノ益ヲ得ル能ハ  
ズ、  
匡移者トハ、弓ノ偏戻  
シテ、正シカラザルコ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  
爲國之數也。幹骨也。徵求。重多市買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  
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杠橋也。柴池。植柴於池也。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  
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分半也。不求自至。而又。賤買之。故皆去半也。桓公召管子而  
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箠。輕至百里。當。箠  
爲箠。箠竹器也。今日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  
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  
因。酸然。猶凄然也。杠高。故。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  
徒予人而莫之敗。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  
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  
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離去也。道若。秘。蓋書名也。  
桓公曰。弓弩多。匡移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移

而重籍云トハ、人民  
力ヲ多ク納メ、  
シメ、又弓弩ヲ修繕ス  
ル役ヲ任ズ、然レモ  
偏戻スル者多キハ何  
故ゾヤ、  
鴟鷂(シヤモノ類)鴟  
鴟(鳥ノ名)之通  
遠ノ通ハ、王説ニ、道  
ノ誤、  
式。雙聘之トハ、雙ヲ以  
テ、其ノ人ヲ聘スルコ  
ト、  
上無開者云トハ、政  
府ニハ弓弩ノ缺乏ガ  
ク、又弓弩ヲ求ムル  
爲ニ、三月解甸トハ、  
三月解甸トハ、弓成リ  
テ、三月解甸トハ、  
體ヲ聚メタルモ、更ニ  
キニルメタルモ、反撥  
スル者ナシ、王引説  
ニ、旬ハ旬ニシテ、弓  
袋ナリト、遠方ヲ射ル  
コト、  
越平而射遠トハ、平地  
ナシテ、遠方ヲ射ル  
コト、  
叢檄ハ、柴檄ノ誤ニシ  
テ、弓ナシ、箭ナリ、  
此一節ハ、鳥ヲ射ル者  
ナリ、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諸本籍作籍。今從古本。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情實也。民避。籍。將隱口數。欲籍於六畜。管  
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

者。其故何也。匡。匡刺也。謂偏戻。考工記。輪人。萬之以視其匡。管子對曰。鴟鷂之  
舍近。鴟鷂鴟鷂之通遠。舍。時也。鴟鷂似鷄而大。鴟大於雁。羽毛白澤。鴟。鴟鷂之  
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式。用也。用壁聘。鴟鷂所在之人。行事期年。而上無  
闕者。前無趨人。上無闕乏者。前無趨。求之人。言弓弩至足。三月解甸。而弓弩無匡移者。當。鈞  
爲鈞。鈞音懸。音同。則義通。懸繫也。弓弩既。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  
曰。鴟鷂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  
十鈞之弩。不能中。鴟鷂鴟鷂。三禽好聚菹澤。三十斤曰鈞。彼十鈞之弩。不得叢檄。  
不能自正。冢田虎云。叢檄當作。業。業。正弓體之木也。故三月解甸。而弓弩無匡移者。此何  
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所。猶。事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今從古本。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情實也。民避。籍。將隱口數。欲籍於六畜。管  
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



履屨ハ、愈説ニ、屨數  
 ノ借字トナス、屨數ト  
 ハ、小ナ形容スル語ナ  
 レバ、北郭ノ住民ハ、  
 小民ナリト云フニト、  
 唐園ハ、野菜ヲ植付ケ  
 タル園ノ名、  
 空閑ハ、王説ニ據リ、  
 宋本ニ本ツキ、空閑ニ  
 作ルベシ、空閑ノ地ヲ、  
 貧民ニ給與スルコト、  
 手振之功トハ、手細工  
 ノ仕事ヲ云フ、  
 陰王之國トハ、諸侯ニ  
 シテ、陰然トシテ、王  
 者ト同キ者ヲ云フ、  
 此若言トハ、王説ニ、此  
 言ニ同ジトナス、  
 蓄石ハ、王説ニ、蓄石  
 ノ誤ニシテ、蓄水ノ中  
 ニ産ズル石ヲ云フ、  
 天下倪而是耳トハ、前  
 述ノ如ク、種々ノ利アル  
 モ、之ヲ善用セザル  
 トキハ、天下ノ人民ハ、  
 倪(睨ニ同ジ)シテ、之  
 ナ視ルニ至ラン、即冷  
 笑スルコトナシ、  
 吾能ノ吾ハ、王説ニ、  
 衍トナス、  
 正ハ、税ニ同ジ、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屨之眊也。以  
 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唐古塘字。夫掘屨。婦鬻縷。又築塘防水以爲園。種菜果於其中。以此爲本業。利澤言貧甚。管子  
 對曰。請以令禁。以號令。百鍾之家。不得事鞮。鞮。鞮同。草履也。事謂作之。千鍾之家。  
 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葵菜。唐園所生也。若此。則空聞  
 有以相給資。空徒也。徒聞此令。則已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眊。有所讎其手搔之功。讎。謂制履屨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故固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陰影也。諸侯而有王者之利。故曰影王。桓公曰。此  
 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  
 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煮亦鹽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  
 石也。蓄石。築牆之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倪。睨也。是讀爲題。題視也。金利雖大。運之不工。用之不善。則天下倪而視之耳。未足以富國也。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  
 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居蓄也。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

孟春既至以下ハ、地數  
 第七十七ニ出ツ。

成金ハ、善金ナ云フ。  
 使賀獻云トハ、正稅  
 ナ出ス者ヲシテ、祝賀  
 ノ爲ニ、金ヲ獻セシム  
 ルコト。

若輸之給馬トハ、馬ヲ  
 シテ物品ヲ運バシムル  
 ガ如ク、甚ダ便利ナル  
 ナ云フ。  
 非君之所頼也トハ、  
 冢説ニ、非ノ誤トナシ、

煮水爲鹽。正而積之。諸本。煮水作煮沸火。今從古本。地數作煮。沛水。古本。蓋亦脫沛字。正音征。下始正同。桓公曰。諾。十  
 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  
 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  
 立臺樹。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北海。渤海也。渠展。二邑。蓋在其濱。若此  
 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何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  
 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諸本作也國。今從古本。無鹽則腫。守圉  
 之國。用鹽獨甚。歸鹽。然後人得食之。故云。饋食之國。餘詳于地數。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  
 成金萬一千餘斤。成猶善也。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  
 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使賀。得大利而獻物。其獻必以金。衡平也。價與其物。平正。金坐長而  
 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相當。故謂買物曰衡。故此所謂  
 用之。若挹於河海。言不盡。若輪之合馬。輪。運也。言便利。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

下句ノ君之所與ニ、連  
ネテ一句トナス。

去其分トハ、税ノ半ヲ  
減ズルコト。春ノ乏  
守民之時トハ、春ノ乏  
キ時ニ、民ニ金ヲ貸シ、  
秋ノ豐ナルトキニ、多  
クノ利息ヲ取ル。

此若言ハ、王說ニ、此  
言ニ同ジトナス。

交殷ハ、王說ニ、交假  
ノ誤トナス、金錢ノ貸  
借ヲ云フ。

箇ハ篋(ハコ)曲ハゴザ  
(席又スダレノ類)ニシ  
テ、皆養蠶ノ道具ヲ云  
フ、羅ハ羅ニシテ錢ヲ  
云フ。

絳絲之籍云トハ、人  
民ガ絳絲(粗絲)ヲ税ト  
シテ、納ムルトキモ、其  
ノ半分ニテ濟ムコト。  
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ト  
ハ、四方ノ税ガ集ラザ  
ルトキハ、六時ヲ以テ  
之ヲ制ス、六時ハ下文  
ニ列舉セル者。  
臣給至於國都ノ給ハ、  
拾ノ誤、地方ニ居ル臣  
下ハ、未納ノ税ヲ拾集  
シテ、中央政府ニ上納  
セシム。  
善者郷トハ、國策ニ善  
ク通ズル者ハ、郷邑ニ  
居ルコト、委廩トハ、  
物品ヲ貯ヘタル倉ヲ云  
フ。  
一農云以下ハ、揆度  
第七十八ニ出ヅ。

食三升トハ、一日ノ食  
三升ナルコト、三升ハ、  
我ニ合餘ニ當ル、正食  
ハ、王說ニ、旬食即乞  
食ノ誤トナス、王(引)

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國有大賈。非君之所  
也。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中應  
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  
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言君  
物之賈輕。紀略去其半。其財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征萬  
商賈。此應一國而有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時春乏秋  
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渴也。渴盡也。貧者出一倍  
貧也。農夫糶半價之穀。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  
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  
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  
給之。民籍之謂買。薪蒸犧牲。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  
以通財交殷也。殷盛也。君民相親。然後可以通用財貨。而上下交盛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  
布積之。游猶餘也。取餘財而布積之邑。里於貨民便也。圖注貸誤貨。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

曲之疆。箇。籠舟竹索也。非養蠶所用。疑當為篋。月令云。具曲。植。籬。篋。形相涉而譌耳。曲。葦薄也。疆。亦讀為疆。謂錢。若此則絳絲之籍。  
去分而斂矣。粗者曰絳。繭滓所抽也。言民皆納絲。債債。故絳絲去半而斂。亦足用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  
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  
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傳。朝同。獲。讀為獲。薄。讀為薄。菹。菜也。趣。促也。臣給至於國都。善  
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廩。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  
王。給。當為拾。拾。更也。四方不至。糶。流。正。問。臣。下。在。下。邑。者。拾。至於國都。其善國策也。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  
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  
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  
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遺。餘也。諸本。拘。作。包。今。從。古。本。拘。亦。止。也。隨之以  
法。則是下艾民也。艾。芟也。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國。蓄。大。男。月。食。四。石。大。女。三。石。吾。子。二。石。通。而。食二  
計之。人月食三石。蓋糶米也。則此亦糶也。三升當我二合五勺六撮。四春去二分。食二  
為二合零五撮。奇不滿常年三分之一也。穀既匱。故鄉中有人。今正食。而盜之者。

說ニハ、乏食ノ誤トナ  
ス。不反之事トハ、出ス  
方ニシテ收入ナキコ  
ト。

三分實而去トハ、三分  
ノ價ニテ、賣拂フコト。

家族失云トハ、家族  
亡失スルモ、財ヲ分チ  
テ之ヲ惠マザルナリ。

今爲國以下ハ牧民第一  
ト、大同小異。有人若  
干云云ハ、國畜第七  
十二ニ出ヅ、而シテ  
有人ハ、人有ニ作ル  
ベシ。

百十之數トハ、百金十  
金ノ割當アルコト。

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  
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得矣。不反物出而不反於己也。謂不通輕重之數。失過也。  
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  
五穀三分賈而去。俗本財誤則常價三分之一而糶去之。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  
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  
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越散也。待猶共也。持戈衛從之士。還不被親厚。其家族亡失而不分之以財。民走於中  
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圖中謂封域中。上文棲山阜是也。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  
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  
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  
數。管子穀策。以人年一食十畝所收爲率。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  
鑄錢立幣。立成也。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以所鑄成之幣。配當一國之口數。人當有百金十金之數。然

若ハ苦ノ誤。

周下原ハ地名。

差肩トハ、稍ヤ後ニ立  
ツコトナフ。

好心ノ好ハ、孔ニ通ズ、  
孔ハ「アナ」ニシテ、心  
ノ出ヅル所ナク、要  
スルニ智慮分別ナ  
ク、  
萬物可因云トハ、物  
價ノ賤キニ因リテ、之

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  
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也。若當爲苦。勉。字之誤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  
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  
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  
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東往周下原。以迎癸乙。周下原。齊東地名。桓公問四。問之者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五乘。使車。  
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  
侯者。無權與。有威權者。怒其欺。己不肯爲與國。管子差肩而問曰。差肩。肩差在後也。癸乙爲賓。故差肩而問焉。吾  
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車兵車革。甲冑也。癸乙曰。  
唯好心爲可耳。好孔也。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蓋古謂有智慮者。心有孔竅也。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萬物  
萬物通則萬物運。運動也。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萬物。通利。

ヲ買込ミ、貴キ時ニ賣  
拂フトキハ、大利ヲ得  
ルヲ云フ。  
有餘富云トハ、財産  
ヲ十分持チテガテ、餘  
分ノ馬乘ナキ者ハ、畜  
畜ナル卿諸侯ト云フベ  
シ、故ニ之ヲ責ムルコ  
ト。  
足其所云トハ、自己  
ノ居所ニハ、不自由ナ  
キモ、游士ニ十分ナル  
貨財ヲ供セザル者ハ、故  
令大夫ノ容蓄ナリ、故  
ニ之ヲ責ム。  
三准同策トハ、穀ト幣  
ト財トノ關係ニヨリ  
テ、時價ヲ整理スルノ  
策ヲ云フ。  
抗之トハ、舉行スルコ  
ト。  
傳戟トハ、敵ヲ刺ス戟  
ヲ云フ。  
十里之衍トハ、十里ノ  
平地ヲ云フ。  
頓戟一課トハ、戟ヲ鈍  
クスル程ノ激戰ヲ、一  
回行フコト。  
靡幣ハ、丁說ニ、靡敵ノ  
誤トナス。  
粟賈平四十ノ平ハ、釜  
ノ誤、金賈四十トハ、釜  
ノ價四千ナルヲ云フ。

知萬物之可因而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  
因萬物之輕而蓄積之必獲十倍之利而不因焉。其利必爲天下所奪是害其國之大者也。賊害也。 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  
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  
卿諸侯卿而有百里之采者有餘富而無餘車其人儉  
膏故責之具。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所處也以財與人曰賂游  
戎車之數。不贈財於游客。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  
責之長大夫。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爲天下。  
環之爲。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  
同策。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抗舉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  
廣平曰  
頓戟一課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  
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  
豬詞彙博云平當依 粟賈釜  
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

然ノ語詞。

士ノ下ニ、二字ノ誤脱  
アルベシ。  
帥然ハ、卒然ニ同ジ、  
桐鼓ハ洞鼓ニ同ジ、大  
ナル鼓ヲ云フ。  
口滿用云トハ、以上  
ノ如ク勇戰スルハ、口  
ニ食用ヲ満足セシメ、口  
手ニ賞金ヲ満足セシメ、  
ンガ爲ナリ、即利ノ爲  
ナルヲ云フ。

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  
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一金之財耳。  
輕重乙曰狄諸侯畝鐘之國也畝鐘  
度曰金之平賈萬也而此云金賈四千蓋管子經數百年之久。則百畝百鍾而此云百畝二十鍾揆  
而成於數十人之手是以僭差繆戾至於如此餘不盡辨焉。 故粟重黃金輕黃金  
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也。  
衡平 故善者重粟之賈。  
粟不重則傷農。 釜四  
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  
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  
金之策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  
輕重之數然。  
然語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  
湮音棟。鼓聲也。 鎗然擊金士。  
鎗鍾聲也。士下當 帥然  
策桐鼓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  
帥卒通帥然急遽貌。策杖也。桐洞通。  
洞深也。深鼓大鼓也。帥然杖擊大鼓。 口滿用手滿錢。  
趙用賢云用食用也。言勇於敢  
則士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 戰死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  
滿食有重賞而手 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  
其惡敵非大於  
滿錢動於利也。 父母之仇但爲



執於朝ノ朝ハ、孫(詒) 說ニ疎ノ誤トナス。

行爲ハ、行フト云フ如シ、服從チ云フ。珠象ノ上ニ、王說ニヨリ、請字チ補フ、吳越チ入朝セシムルガ爲ニ、珠及ビ象チ幣トナシテ、其歡心チ結ブコト、文皮ハ文采アル皮、冠服ハ、ナシメ皮ノ服、璆琳琅玕ハ、寶石ノ名ナリ。辟千金トハ、珠アレバ、千金チ得ベキチ云フ、猪說ニハ、辟チ幣トナス。容金而金トハ、皮ノ價

ハ、其皮ニ包マレタル金ノ價ト同ジ、陳丁兩說ニ、容千金也ノ誤トナス。管珥ハ(カンザン)ト(耳カザリ)チ云フ。物無主云トハ、需用供給ノ關係ナリ、利益ノ相親ムナケレバ、四夷チ朝セシ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チ云フ。

使耳。故軒冕立於朝。俗本於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中軍軍中也。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執守也。執於朝者有位。祿於朝。故執守其節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子棄父而死。而父亦殺其子。不患是不得子其子也。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特恃也。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游猶流也。行也。行亦爲也。並言之者。古人多複語也。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冠服。而以爲幣乎。文皮虎豹之皮。冠服治去發及朝鮮。出是二物。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見露也。不露於手。言至小也。辟召也。珠直千金。故曰辟千金。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

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而如也。皮。包容黃金。而其價如所包容之金也。一說容。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讀爲鎔。鎔化黃金。其廣與皮均。而皮價如其金。懷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禹氏。可得而朝也。簪餌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諸本。主作本。言物無爲之主。事無接待之遠之與近。無相因。就則四夷之國。不可得而朝之矣。圖管珥誤。簪餌。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朝夕ハ、物價ノ貴賤ヲ云フ。

故有百倍之力云云トハ力ヲ用フルコト大ナルモ、天子ノ所ニ來ラザルコトナク、有倪而視者ニ同ジ、疾視ナク、熟穀者去トハ、農夫ガ逃亡スルナク、天下之可得而霸ノ之ハ、丁說ニ不ノ誤トナス。立攘列云云トハ、諸侯ノ封土ヲ並列スルコトヲ指シ、諸侯ヲ立ツルコトヲ云フ。兼覇ハ、諸侯ヲ兼有シテ覇タル者。此ハ小、度ハ方ノ如シ。

管子卷第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國之四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其道益遠。用力益多。而猶且不至。於是。有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也。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農夫也。天下之可得而霸。朱長春云。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興。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攘列天下之旁。爲之立封。攘班列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兼併諸侯。於天下之旁側。天子中立。地。此諸侯度百里。趙用賢云。此小也。衡。

小不能分於民トハ、小國モ其國庫ヲ富マサントシテ、人民ヨリ財貨ヲ分取スルコト能ハズ。推徐疾云云トハ、商機ナ利用シテ、利益ヲ占ムル者ナシ。沛ハ沙ゴシノ潮水ナシ。幣ハ靡弊ニ同ジ。

賀獻トハ、君主ヲ祝賀スル爲ニ獻ズル物トシ、左不爲ニ云ズル物トシ、臣賄賂ナシテ十分贈ラズバ、自分ト群臣トノ友交モ十分ナラズ。故不欲收籒云云トハ、籒ハ欲ニシテ、戸數稅ヲ取ラズシテ、何カ其他ノ巧妙ナル方法ニヨリ、遠積トハ、猪鬣ニシテ、一重而輕トシテ、輕クスベキ時ニハ重クス。

謂爾雅似此。小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雖在下民。不能以爲君憂也。夫海出沛無止。沛者潮水之木無息草。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之鹽。以日消。消者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群臣。君謂紂左右紂左右也。左右之賂不豐足。則交友之際。不善於紂群臣。故不欲收籒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不。衡謂籒畜通畜亦收也。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積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諸本載作戴今。納吉服。并粟致之也。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輕價之物。而衡市物。又運致萬物。如此。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與許也。謹毋失輕重之度。善而相因。則國策成矣。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則善矣。未敢許民可治也。

輕クスベキ時ニハ重クス。

軻ハ孫ハ説ニ銀ノ誤ノ軻ハ丁説ニ、柯ハ斧ノ柄ノ誤。

斷山木ハ、炭ヲ作ルメナリ、鼓山鐵ハ、フイゴニ鐵ヲカケルコト。

民得其十ノ十八、七ノ有棟ハ、載説ニ者ハ即ハ丁説ニ、上庸ノ誤ハ備ニ同ジ。

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笏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鈿。一鋤一耨。一椎一鎚。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銖。一軻然後成爲車。軻車轂中鐵也。錄鑿屬軻車接軸也。蓋亦有鐵承之。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鍼。然後成爲女。尹知章云。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母籍而用足。斷山木以爲炭也。鼓山鐵鼓素鑄鐵也。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徒隸罪人。給官役者。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二字之誤也。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

河淤云云トハ、河邊ノ諸侯ノ土地ハ、肥ユルヲ以テ一畝ニ一鍾ノ收入アルヲ云フ。曠ハ、瘠土ヲ云フ。

十倍ノ上ニ、王說ニヨリ、或字ヲ脱ス。國有十歲之蓄云云ハ、國蓄篇ニ出ヅ。

民疾作而爲上虜矣。貧富死生唯上所爲。如虜獲於敵者然。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淤諸侯畝鍾之國也。河淤則土沃故畝收一鍾

泥也。曠山諸侯之國也。曠瘠也山中土瘠。河淤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

者豫戒者也。山諸侯豫戒故不能勝。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

淤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

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朱長春云沃土之民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瘠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

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

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

狄諸侯近北狄之諸侯程在雍州文王會居焉六銖曰錙六斗四升曰釜十釜曰鍾。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割戟程諸

侯五釜而得割戟。出俸十鍾而不得割戟之士穀賤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

通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

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

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稅於事曰租。國蓄作租稅。正籍者君之所強

求也。正籍者正戶正人之籍正人家長也。海王曰月人三十錢之籍。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

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

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所處所也。國蓄作形。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

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

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五尺

及泉及雨澤入地五尺百穀必穰如此則其君必辱食與民稱未嘗故樹木之勝霜

露者不受令於天。天不能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所猶故奪然後

予。以數奪之然後以義予之則民悅。高然後下。以策重物價然後多以輕之則民服。喜然後怒。喜以接下。然後怒以威之。

而畏之天下可舉也。舉合也。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也。愈勝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也。強勉也。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也。愈勝

泉雨五尺云云トハ、地  
下五尺ニ泉アリ、又  
雨ハ五尺ノ地下マデ  
滲ミ込ムコトヲ云フ、  
如此地質ハ、肥饒ナル  
ヲ以テ、國民自ラ富ミ、  
隨ツテ勢力強シ、故ニ  
君主ハ辱メラル、食稱  
ト相稱フテ、十分ナル  
國相稱フテ、寛猛相  
濟フヲ云フ。

チ存スルニ足ラザルナ  
節用者ノ者ハ、猪説ニ  
行トナス。四流云トハ、米穀  
蓄フル能ハズ、四方へ  
散ズルコト。

天下多我寡ハ、猪説ニ、  
天下寡我多ノ誤トナ  
ス。

辟方都ニトハ、正方形  
ノ都(四縣ヲ都ト云フ)  
ニケ所ヲ開拓セント欲  
ス。水十二空トハ、涇ト  
水ノ流レサル所十二ヶ  
所アリ、之ヲ開拓スベ  
シ。汶淵云トハ、汶水ノ  
淵ト、水ノ三倍程ノ於  
ニハ、水ノ三程ノ於  
乃(淤泥ノ誤ニシテ)ハ  
開拓シテ田池トナスベ  
シ。日下ノ下ノ日ハ、猪説  
ニ、而字ノ誤トナス。畝  
ノ誤(丁説ニ據ル)。

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句其五穀豐滿、  
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  
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  
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  
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實寡寡其在民間者、所以致高重也。然後可以朝  
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  
道乎。四縣曰都、方都其  
管子對曰：涇水十一空。  
蓋齊有川名涇者、非雍州之  
川也。空竅也。謂水道旁洑而  
流絕。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  
汶洙二水名、汶在齊魯之境、洙出泰山蓋縣西北入  
者。乃當爲泥、聲之誤也。文洙二  
流、亦有高滿水三倍之游泥。  
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  
下、而利農事矣。下多水災、當早種而速穫、必種麥者、麥宜卑濕也。  
桓公曰：諾。

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

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辯辨通。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  
士。素空也。無功。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朝軍士。令應鼓戒

期。至於泰舟之野。諸本朝作期。今從群書。治要所引。治要無以令至鼓四字。蓋節焉。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  
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管子親鼓、戒  
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  
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  
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  
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  
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聽從也。言  
能得者、壘千人。群書治要引。壘作壘。壘、通。千當爲十。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  
者、賜之人十金。外。出列。迫敵也。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空。桓公惕然

執將首ハ、王説ニ、執  
將ハ、主將ヲ云フト。  
壘千ハ、壘十人ノ誤。  
能外斬首トハ、列ヲ外  
ツシテ勇進シ、敵首ヲ  
斬ル者。  
廓然ハ、空キ貌、惕然ハ、  
恐ル貌。曷以説此トハ、  
何ヲ以テ此賞ヲ受ケタ

素賞ハ、戴説ニ素賞ト  
ナス。素賞ハ、散賞ヲ  
云フ。  
鼓期トハ、鼓ヲ鳴ラシ  
テ鼓戒スル時ヲ云フ。  
易牙ハ、王説ニ後人ノ  
附加トナシ、後文ノ五  
子ヲ、四子ノ誤トナス。  
張叔牙ハ、易牙ノ牙ハ、  
鮑叔牙ノ牙ガ誤マリテ  
移ラタル者ナリ。後人  
知ラズシテ易字ヲ加フ  
ト。  
差肩トハ、先後シテ立ツ  
コト。指ハ、大鼓ノ(ハバ  
チ)ヲ云フ。



不能相損焉トハ、政府  
米穀ノ高ハ、政府ニ  
米穀ノ高ハ、政府ニ  
米穀ノ高ハ、政府ニ  
米穀ノ高ハ、政府ニ  
米穀ノ高ハ、政府ニ  
米穀ノ高ハ、政府ニ  
米穀ノ高ハ、政府ニ  
米穀ノ高ハ、政府ニ  
米穀ノ高ハ、政府ニ  
米穀ノ高ハ、政府ニ

高知ルニ其所有ノ穀  
減知ルニ其所有ノ穀  
減知ルニ其所有ノ穀  
減知ルニ其所有ノ穀  
減知ルニ其所有ノ穀  
減知ルニ其所有ノ穀  
減知ルニ其所有ノ穀  
減知ルニ其所有ノ穀  
減知ルニ其所有ノ穀  
減知ルニ其所有ノ穀  
減知ルニ其所有ノ穀

落者其民困苦已甚故不得籍升斗也親功所封既  
延于世又有磽薄邊境不稅之壤故五分而操二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  
侯爲之有道乎提衡持平也謂不相下秩序也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  
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  
屯成也十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  
之家不行成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  
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於上矣廩之圓者曰困穿土曰窮君案困窮之數令之  
曰案據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  
損焉子字句其數既見於上矣故百姓皆據困窮而不能挹損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  
券契之責直猶當也決開也開取積粟之數以幣與粟數相當使無復有券契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  
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諸本上作土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  
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  
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壞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  
謂籍於號令發草謂墾荒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  
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  
施平其歸我若流水辟召也平當爲乎施乎舒行貌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殺減正長也長  
商賈猶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衡平  
也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釜三百本諸  
從古本今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  
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與猶爲也重土曰城爲大夫築城於藏穀之廩外使之藏所餘之穀使卿  
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  
十鍾卿諸侯百乘之家也令長也長大夫上大夫也古本十作千尹知章云列大夫中大夫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  
農夫之事委委積也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  
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先下令卿大夫然後





觀ハ觀ノ誤、來朝スルコトナ云フ。

布泉ハ、王說ニ、布帛ノ誤トナス。故國八歲而無籍ハ、前代ノ事ヲ行フコト八年ニシテ、租稅ヲ要セザルニ至ル。

號令賦於天下云云トハ、號令ヲ天下ニ發シ、天下ニ貢スル爲ニ、幣ヲ賦セントスルモ、天下ニ一茅而三脊トハ、三角ノ茅(カヤ)ナ云フ。至其本ノ母ハ、金說ニ、貫トナス、即チ三筋ノ脊カ、未カラ根本コト。以爲禪籍トハ、王說ニ、禪ハ削ルベシ、籍ハ藉ニシテ、祭壇ノ敷物ナニ云フ。下諸侯ハ、天下諸侯ノ誤。

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觀疑當。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於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形弓石璧。不以形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屬布亦錢也。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以號令賦幣於天下。以貢。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人未有至。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環封聚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苞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豬飼彥博云。載其黃金。爭秩而走。秩次。江淮之菁茅。

爭秩ハ、我レ先キニト争フコト。

多務トハ、多ク農務ヲ主トシ行フコト。衡籍ハ、公平ニ稅ヲ取ルコト。稱貸之家トハ、利息ヲ取リテ、金ヲ貸セル家。反此有道乎トハ、王說ニ、爲字ノ誤トナス。

四方稱貸之間ノ間ハ、王說ニ、間ノ誤トナス。トナシ、幾何千家ヲ連テテ、幾何利息ヲ支拂フ者、幾何戸アルヲ支拂フコト。

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位祭位也。封禪三日。即其位而祭。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崩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多祇務專也。衡平籍斂也。圖多猶美也。下以農務爲美。故令衡籍。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反債也。爲貧氓農。以利貧崩。崩音恨通。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夫反債其債也。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稱貸之間者。收息多少相去之間也。千家以報吾。則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崩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

其出之也一鍾也亦一鍾  
其出之也一鍾也亦一鍾  
其出之也一鍾也亦一鍾  
其出之也一鍾也亦一鍾  
其出之也一鍾也亦一鍾  
其出之也一鍾也亦一鍾  
其出之也一鍾也亦一鍾  
其出之也一鍾也亦一鍾  
其出之也一鍾也亦一鍾  
其出之也一鍾也亦一鍾

衍處ハ、平坦ノ處ニ居  
ルナ云フ

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出者貸也。也亦也。鍾亦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粟。上斷取輪軸之材。下采拾杼粟之實。諸本斷作斷。今從古本。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中應也。伯伍貸百錢。收息五錢也。比上下。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福當聲之誤也。若其處山上者。斷輻。治葛縷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皆齊卿。諸本三千作三十。今從古本。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為鹽。梁濟取魚之萌也。下平曰。衍。梁魚。薪食。故泔須薪。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今從古本。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

不棄云トハ、金貨ノ  
者ガ、以上ノ利息ヲ取  
ルテ、一國中ニ五ノ人  
主ナシ、主ト四方ノ金  
ナト云フ

鐘枝ハ樂器ナ懸ル臺、  
鐘ハ一ニシテ杖(クヒ)  
ナ云フ

使有以終上令ノ終ハ、  
王(善)ノ説ニ給ノ誤、  
借出シテ、富家カ金ヲ  
ナシテ、仕果スコト、御  
純萬泉トハ、一東萬錢  
ナルコト、  
決其子息之數云トハ、  
鐘枝等ナリ、其代リ  
ニ授與スル故、  
證文モ帳消シ、  
證文ナシ、  
蘇堂下トハ、  
證文ナシ

參千萬鍾。諸本。粟參下有。受子息民參萬家。子亦息也。據上所舉。四方受息。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不棄。不使稱貸家棄。捐子息也。四方各有稱。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鑲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鑲。縣樂之器。橫曰。鑲。豎曰。鑲。枝。制鑲之木也。蘭。蘭鼓。架蘭之鼓也。職。職通。孔子嘗為司職吏。是也。杙者。木之細長者。可。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以共鑲蘭之用。故棧臺所藏之機。坐長十倍。寡人有鑲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純。屯通。東也。其願以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假貸貧萌。朝夏芸。有以。寡人有鑲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純。屯通。東也。其願以終成上令也。寡人有鑲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決。猶。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

ゼントス。寡人之德子云云トハ、子等ハ、自分ノ爲ニ種々必配ナシタル何モ報セズ、自分ハ何等ノ甚ダ濟マザルコトナリ。

可以無庶乎トハ、之ヲ庶幾(コヒネガフ)セズシテ可ナランヤ、反準トハ、農夫ノ借金ヲ反償シテ、物價ヲ高メルノ計ヲ云フ。

子使吾萌春有以傳相。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寡人之德子無窮。然無所施寵。若又此物而不受。是寡人不自得於心也。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稱貸之家私相謂曰。皆當再拜受。或云。曰字衍。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發務興發事務也。謂勉農。庶與庶幾同。反準。償財以重物價也。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苳之於萊。純錙。縞綬之於萊。亦純錙也。練。練苳也。苳。純束也。六銖曰錙。萊人紫染一束之練。縞直金一鎰。紫綬曰縞。綬。絛維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苳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纂集。空盡也。作起也。推移也。謂鬻之。纂集之苳既盡。而周人將斂馬。偶起見於萊人。操馬策者。於是萊始有鬻馬之買。俗本推誤。准鬪或聞周將斂馬。乃起見於萊人。請操馬策。於是萊始有鬻馬之買。是自

周人ガ馬ヲ貴ブナ開キ之ヲ利用シ馬ヲ賣込リ。萊有推馬ノ推ハ、場ヲ立テ賣拂フコトナク云フ。

以五穀云トハ、五穀等ヲ以テ、稅トナスコト。三斗ハ、二斗ノ誤。

阮ハ、阮ノ誤、報ハ、王(引)說ニ、障ノ誤トナス。

萊失纂苳。而反準於馬也。俗本纂誤。纂。猶價也。失於苳。而準於馬。實善因之。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可以制天下矣。鬪乘者上疑脫可字。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尹知章云。庸用也。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鍾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錢也。鍾區同。昭公三年左傳。晏子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此五鍾爲釜。錯矣。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錢強三斗。則四十六錢強。三當作二。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決去也。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食者予之陳。諸本食作本。今從古本。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阮當爲阮。阮。塞也。遂。進也。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報反也。谿谷。推反。上流之水。拒逆不

守泉金之謝トハ、金錢ノ謝シ去ルコトヲ守ル即節儉スルコトヲ物且爲之舉トハ、物價騰貴セントスルコト

富商蓄賈云云トハ、前チ主トスル故、物價騰貴セズ、從ツテ富商モ利益ヲ得ルコト、從來ノ加クナラズ、請使大夫初飭ハ、願説ニ一句トナシ、初節ハ、均飾ノ誤、初飾ハ、フ、左右支服ハ、一句、左右ノ近臣ハ、黒色ノ禮敬カ、或ハ他ノ上ニ、脱セシナラント云フ

桓公終神ノ四字ハ、ノ誤猪

受。故水不内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謝去舉起也。金錢將去。君謹守之。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甲兵之繕。弓弩之弦。皆須絲麻爲。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如故猶仍舊也。此之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初猶首也。使皆服玄端之服。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

トナシテ、上節ノ八諸侯ノ下ニアルベキ者トナシテ、而シテ管子入復トナシテ、星出ノ三字ナシテ、裁ニシテ、風重投之哉、裁ニシテ、地ニ於テ甚ダシキ災、害ニ於テ見ルル時ハ、哭ニ於テ、非ニ常ニ、前節ト同ク、國有云云、ハ、數字アルベキモ、今、槍星ハ、彗星ノ名。

天齋ハ、王說ニ、天雷ノ誤トナス、天雷ハ天災

而謂之ハ、王說ニ、而謂之ノ誤トナス、其罪ヲ責メルコト。

同姓不入トハ、同姓ノ人カ、城陽大夫ナラザル

有。重猶厚也。投贈也。哉。裁通。尙書康誥。乃惟背災適爾。潛夫論。作此當有國有云云。數字。因。國有槍星。其君必辱。槍星。檜。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也。服被。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收粟當依下。文作菽粟。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歸贈也。財物。此謂乘天齋。而求民隣財之道也。齋。吝也。凡天災者。天吝不與。福於人。故謂天災爲天齋耳。鄰近也。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絰。絺。絺之別字。細。曰。絺。粗曰。絰。鵝鷺含餘糲。諸本。糲。糲。不成字。當爲。糲。糲。齊鍾鼓之聲。吹笙簾。同姓不入。門言不親也。伯叔父母。遠近兄弟。近

コト、猪説ニ不入ハ之  
人ノ誤ナリト  
經教ハ、陽ハニ義ヲ行  
ヒ陰カニ其利ヲ收ム  
ルノ術ナク云フ

以服屬。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諸本飢作饑。今從朱本。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厚於自奉而薄於親族。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創朝。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繆詐也。陽行義而陰收其利。故名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為渡。渡。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治。治。周匝也。欲復民之產業。何以周匝其財。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表謂旌之。閭里門也。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井十為通師。折筭猶折簡也。圖案讀為籙。籙籍也。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式用也。肉倍孔謂之壁。給鹽菜之用者。言所給至微。謙也。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

州通之師ハ、地方官ヲ  
云フ、折筭ハ折筭ノ誤  
ニシテ、籙簡ナク云フ

禮佛ハ溫和ナク云フ。

折其券而削云トハ、  
證書ヲ破毀スルコトハ、  
瓊洛ハ、二川ノ名、杭  
莊ハ、二邑ノ名、杭

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中。應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古券用木。故折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分貧。與。如其所故有之貲。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殺滅其富也。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瓊五。通之。杭莊之間。蕃盛之邑。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廓然。空虛也。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

屠酤之汁肥流水トハ、  
肉家及ビ酒家ノ汁ノ肥  
シカ、其河水ニ流レ入









織以前ハ、太古ニシテ  
知ルベカラズ、故ニカ  
クイフ。六聖ハ、六卦  
易ノ乾坤ヲ云フ、故ニ  
陰陽ヲ迎フト云フ。九  
九之數ハ、算法ノ名。  
病氣ノ會ハ、曆ニ同ジ。

民無愠怒、不服トハ、人  
力ナシ、皆心服スル  
コト。

強ハハ、通ズ、大水ナ  
チ排出スルコトナク、  
又十七ヶ所ニ流ヘラレ  
タル水ヲ、決開スルコ  
ト、四渎、四ッノ本流  
ナク、滙ハ、同ジ、  
戴説ニハ、滙、同ジ、  
ノ説、商モ、同説ニ、  
定メタルコト、即九州  
帛牢ハ、阜(旣)云)牢  
井用云トハ、前王ノ  
道ナク、並用スベシ、其  
ハ、盡キルコトアラザル  
ベシ。

其行義奈何ノ其ハ、王  
説ニ、行。

千穀ハ、千即阡ニシテ、  
此ノ穀、即接シ、互  
争フノ間、係トハ、  
蓋也トハ、蜂ノサリ、  
キ者ニシテ、油斷ナラ  
ザルコト、齒ノ有唇ト  
ハ、互ニ相離アルベカ  
ザルコト、係アルコト  
之ヲ要スルニ、彼我ノ  
關係ニ、三種ノ別アル  
コトナク、三種ノ別  
縴ハ、厚キ縴。

什至トハ、十回縴ヲ持  
來ルコト。

財用足也、而上ニ、王説  
シ。ニヨリ、而字ヲ補フベ

化之。九九算法之名。步數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  
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臊。葷。臭菜也。臊。肉腥也。曰臊。民食之。  
無茲膾之病。而天下化之。益。益也。膾。胃之或體。益膾者。胃府膨脹也。黃帝之王。童山竭澤。  
上云。黃帝作。不當復言黃帝之王。黃帝疑當爲唐。不言天下化之者。堯舜同道。故至下文總言之。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群害。以  
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  
不服。而天下化之。會。層同。層重也。重。蓋謂大數。群害。鳥獸。害人也。置。植通。閭。里門也。愠。怨也。夏人之王。外鑿二  
十壙。鑿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  
治九藪。鑿。鑿地泄之也。壙。未詳。或云。疏。讀爲沘。沘。沘大水貌。藪。決也。涇。音經。出山入海。曰涇。水四經。江河淮濟也。民乃知城郭門閭。  
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  
天下化之。帛。當爲阜。馬閑也。周人之王。循六窾。合陰陽。而天下化之。窾。字典引。  
也。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  
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

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亢。不卑。屈也。俗本誤。

九。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公。上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朱長春云。千即阡。阡之穀。兩畔爭食之。比于鄰界。蠶螫也。齒之

有唇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千穀。爭其利也。蠶螫。相害也。齒之有唇。可取以爲衛也。皆邊境之常事。管

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縴。尹知章云。縴之厚者。謂之縴。公服縴。令左右服之。民從

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

作縴矣。桓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尹知章云。魯

山之南。衡謂。春秋有梁。地近秦。秦伯滅之。輕重諸篇。固不足信。然至地理。必不以絕遠之梁爲近在泰山之陽。此梁蓋魯邑之接齊境者。下文因稱其長爲魯梁之君。非魯梁二國也。

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縴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

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爲縴。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

綫縹ハ王說ニ、曳塵ト  
ナク、即チ「クツチヒ  
車轂云云トハ、車ノ「コ  
シキ」ガ互ニ「合ヒ  
列チ」ナシテ「行ク」カ  
以上ハ、綫ノ利ヲ得ル  
フコトニ、狂奔スルヲ得ル

應聲之正云云トハ、政  
府カ御用ナ申付ケテ  
モ、其ノ聲ニ應ジテ、  
急速ニ稅ヲ出スコト能  
ハサルナク、一斗十百、  
即チ千錢ニテ米ヲ買フコ

沐塗樹之枝トハ、塗上  
ノ樹枝ヲ伐リ拂ハシム  
ルコト。左右伯ハ、陌ニシ  
テ、左右ノ街ヲ云フ。陌  
其年ハ、僉說ニ、陌

斯年ノ誤トナス、即一  
年ヲ經ルコト。布色清  
潔ナリトハ、濁ハ質  
厚キヲ以テ、透明ナラ  
ザルヲ云フ。  
不増ハ、王說ニ、不倍  
（不肖ニ同ジ）ノ誤トナ  
ス。  
胡丸ハ、猪說ニ、懷丸  
ノ誤。  
惰倪ノ倪ハ、睨ノ誤。  
長時トハ、日ノ長キヲ  
感ズルコト。

彼臣歸云云トハ、木枝  
ヲ伐ラザル時ニハ、父  
老ノ者ハ歸リシモ、父  
老ハ、丁壯ニ遊樂ナシ  
ルコト。  
萊莒與柴田云云トハ、  
萊莒ノ二國ハ、柴ト田  
地トノ二利ナシテ、  
齊國ニ敵スルヲ云フ。

揚塵。十步不相見。綫縹而踵相隨。也。此謂步行者。車轂。騎連伍而行。尹知章云。鬻齧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趣利耳。衡謂騎始於趙武靈王胡服。然宣十二年鄭之戰。趙穿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則古未必無騎法。但如騎連伍。春秋之時。恐未有焉。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尹知章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尹知章云。穀斗千錢。齊糴十錢。諸本糴作糶。今從古本。尹知章云。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伯陌通。謂居左右街者。左右伯受令也。沐塗樹之枝。潤疏也。枝既沐。故疎。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濁不明也。布中

清潔。而表理不。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明言布理緻密。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齊東有萊萊之國。言禮俗未開。動習夷風。故多游傲者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增也。增不成字。當爲捐。捐芟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盛丸於囊。以係之。頭如牛。胡然。故云。胡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拊。讀爲附。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倪。睨通。意也。今吾沐塗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以時爲長。意也。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薄。勉也。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臣僕也。三不歸。父老。丁壯。歸市者也。此以歸者不能自資給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莒亦萊邑名。輕重乙曰。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群書治要引。無必市里三字。蓋莒大邑。故與萊並稱。與柴田相并者。并有柴與田也。言其力強。一說并合也。萊多薪。莒多田。以柴田之利相合。以防齊。故桓公憂而問之。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紫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

奇出トハ、副産物ト云フ如シ。  
反農トハ、金ヲ鑄ル兵卒ヲ、農民ニ復歸セシムルコト。

二十八月ハ、僉說ニ、二十四月ノ誤。

百里之城ノ城ハ、圍ノ誤。鹿ヲ收容スル所ナリ。  
當一而八萬ハ、僉說ニ、一而八萬ノ誤。一正八萬錢ナルコト。

吾國之奇出也。奇猶餘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反鑄金之卒於農也。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斗米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萊言糴齊言糴互文。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與黨也。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公當作君。下章公其公貴公因之公同。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城非所以置鹿也。疑當爲圍。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諸本。主作王。今從古本。下同。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

其君且自得云トハ、楚君ハ五倍ノ錢ヲ得タルヲ満足シテ、更ニ之ニヨリテ、穀物ヲ買込マンリト欲ス、錢五倍是楚強也トハ、楚君ノ自得シタル心持ヲ云フ。

貴買ハ、王說ニ、貴買ノ誤。

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以齊爲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楚私有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自得。爲得計也。修理也。謂糴之。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羊之南。羊蓋楚之北境。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諸本一作壹。今從古本。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

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徃。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葆讀為保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豬飼彥博云。春秋戰國。未有衡山國。衡謂衡山。蓋戰國間附庸之國。據下文。其地在齊魯之間。漢所置衡山國。則在荊州。相距甚遠。若漢人僞撰此篇。必不移荊州之衡山。而北就兗州之齊魯。未可以他書不言衡山。輒疑無其國也。圖之此也。此術謂制中山之策。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

欲制衡山之術トハ、衡山ト云フ國ノ政ヲ行ハント欲ス。

修ハ買込ムコト。

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朱長春云。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辯論也。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修謂買之。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諸本。買作買。今從古本。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功。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漕粟於趙。買粟。漕自趙也。趙糴一釜十五錢。石當三十。四錢。而隰朋取之石五十錢。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凡管子書。意同而事異者。蓋皆一事殊傳。著書者。徧舉以博異聞。非為盡有其事也。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他家ニ云フ輕重己篇ハ、他ノ諸篇ト類セズ、恐ラクハ幼官諸篇ノ錯簡ナラント。

清神生心ノ一節ハ、下  
節以冬至日云云ノ序ト、  
モ云フベキ者ニシテ、  
聖人ガ天時ニ隨フテ、  
政ヲ清ソコトヲノ理ニ  
精ニ同ジトナス。二  
四十六里而壇ノ壇ハ、  
壇場ヲ作ルコトヲ指シ、  
トハ、青色ノ冕ヲケ、  
ルコトヲ指シ、玉監ハ、  
玉監ハ、帶飾ヲ指シ、  
云フ。

結未解トハ、勳ニ、其  
紹ハ大鐘即ハ鐵柄又ハ  
王ノ説ニテ草ヲ刈ルハ  
ニシテ、下ノ説ニテ、  
ハニシテ、下ノ説ニテ、  
渠トナレハ、下ノ説ニテ、  
ドモ、下ノ説ニテ、  
丁ハ、下ノ説ニテ、  
説ハ、下ノ説ニテ、  
銀ハ、下ノ説ニテ、  
錢ハ、下ノ説ニテ、  
ハ、下ノ説ニテ、  
ハ、下ノ説ニテ、  
ハ、下ノ説ニテ、

室無處女云云トハ、皆  
農事ニ勤ムル爲ニ、家  
ニ居ラザルコトトハ、  
下ノ地ニ生ラズ、徒  
ラニテ、自然ノ恩惠ニ  
ハ、勞働ヲ厭フノ人、  
鄉里ニ下陳云云トハ、  
郷里ニ下陳云云トハ、  
郷里ニ下陳云云トハ、  
郷里ニ下陳云云トハ、  
郷里ニ下陳云云トハ、  
郷里ニ下陳云云トハ、  
郷里ニ下陳云云トハ、  
郷里ニ下陳云云トハ、  
郷里ニ下陳云云トハ、  
郷里ニ下陳云云トハ、

清神生心氣之清而心生規心主知識習聞規生矩矩法也治矣觀之物年割平圓中  
生四矩智之生方生正正矣正生曆大於曆焉曆生四時四時  
法亦猶此也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至至始數冬至天之始也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  
國郊内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繞青繞古搢玉摠帶玉監諸本摠作  
本摠讀爲笏手版也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  
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諸本脱下號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  
勿斷以待期年采長春云期年冬也教民樵室鑽鑿墮竈泄井所以  
壽民也樵焚也於室以禮陰冬月止教民樵室鑽鑿墮竈泄井所以  
渠緹緹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懷來也紹大鐘鉛鑿柄也權扶也謂緹之  
涉而誤渠車軻也艾穫禾稼裝車致之家故謂之緹渠緹音魂縫也緹繩也  
或縫之或索之皆所以束禾也御禦同謂備之凡此諸器必具否則有罰教民爲酒  
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

也天子之春令也以冬至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春至春天子東出其國九十  
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内  
室無處女路無行人男女皆服農事也天子春再出其國而  
謂之賊人下作之地夏則靜處不出者蓋恐妨農務也壇誤壇苟不樹藝者  
典曰平秩東作服事也任天地所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二  
生不肯勞其力謂之不事之民一民不耕必有爲之飢  
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陳列也爲下列民不與齒也通達也爲下達降  
樹藝而專使役之也爲下等也三不樹而主使之者春夏秋三時不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俗本天服黃而靜處誤夫

キ）ナフ、又渠モ此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此類ノ人ナラズハ、

母誅大臣ノ四字ハ、俞  
三行トナシ、下文ノ  
三行トナシ、大木大山大衍  
ヲ云フトナス。

同族者入ノ入ハ、宗廟  
ニ入ルコト。

齊大材ノ齊ハ、齊ナリ、  
大材ハ牛ヲ云フ、王母  
ハ外神ノ名、主始云云  
トハ、宗ヲ祭ルモ、又別  
ニ忌ム所アリテ、王母  
ヲ祭ルコトノ儀式ヲ行  
フコト。

大功者祖トハ、大功  
ル者ノ祖廟ハ、大ナル  
コト。  
沃有功者云トハ、有  
功者ニハ、供物ヲ十分  
ニ呈スルコトアルモ、  
無功者ハ、徒ニ之ヲ傍  
觀スルノミ。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母聚大眾。母行大火。母斷大木。母誅大臣。母斬大山。母戮大衍。母行大石也。衍。藪也。戮。大藪。艾。草也。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沒。三大。而國有凶害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大宗。其

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

處。麥以夏至。是穀之始也。同族者入。宗廟助祭。殊族則否。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

而忌諱也。齊。齊通。齊。齊也。大材。謂牛。齊宣王曰。我非愛其材。而易之以羊也。王母外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

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

祖。誤祀。朱長春。云。家。小功者。小祖也。朱長春云。家。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也。元士一廟。無功者。皆

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沃。讀爲。飲。飲。燕食也。凡祭祖。無功者。稱其位。而

得與。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  
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

於大。疑即心星。心三星。故其字作。疑。詩曰。七月流火。秋分祀心。饒其納也。西出其

國百三十八里而壇。上下。出國里數。皆如其日數。而此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

償夏靜處。不出也。服白而纁白。摺玉摺帶。錫監。吹填。篋之風。鑿動金石之

音。諸本。摺。作。總。今從古本。填。燒土爲之。銳上平底。形似稱。大如鴈卵。八孔。大填。謂之器。音

位。於。免。免。爲。口。故。主。用。樂。器。金。石。秋。聲。填。篋。皆。春。分。之。聲。也。朝。諸。侯。卿。大。夫。列。士。

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

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母有所赦。作衍。牛馬之

實在野者。王。作猶治也。衍。謂牧地。秋治牧地。牛馬之牧。於野者。當盡收入於

秋計也。計策也。

大器ハ、星ノ名、

填篋ハ、皆樂器ノ名、

發號出令ノ下ニ、日字  
ナ補フベシ。

作衍トハ、牧場ヲ治ム  
ルコト、牛馬之實在云  
云トハ、野ニ放牧セラ  
ル牛馬ハ、皆君主ノ  
手ニ歸ス。

母犯天之隆ノ氣ヲ云フ。  
天之隆盛ノ氣ヲ云フ。

九十二日ノ下ニ、王說  
ニヨリテ、謂之冬至ノ  
四字ヲ補フ。發絲トハ、  
發絲トハ、役夫ヲ徵發  
スルコト。

張相當弩以下ハ、戴說  
ニ、他篇ノ錯簡トナス、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  
朱長春云。己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參看。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  
發號出令曰。母行大火。母斬大山。母塞大水。母犯天之隆。天子  
之冬禁也。隆盛也。母犯天之隆。盛之氣。冬主閉藏。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朱長春云。自冬至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

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絲。趣山人。斷伐具械。

器。趣促。趣。蕘人。薪藿葦。足蓄積。澤生草。日沮。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大通其蓄積。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

令也。不耕之害也。俗本。耕。誤芸。宜芸而不芸。百艸皆存。民以僅存。朱長

而飢。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

不穫之害也。削滅也。零落。衰。憊如秋葉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

者鳴。不藏之害也。藏氣不堅。生氣必弱。故與上三者並序。張相當弩。相謂未。偃。句類弩。銚鑄當劍戟。

軻ハ、丁說ニ、甲ノ類、  
軻ハ、鞣ノ誤ニシテ、兵  
器ナリト云フ。兵  
ノ誤トナス。丁說ニ、  
抹櫓ノ誤トナス。

獲渠當脇軻。脇軻。盾屬。車輞可以當盾。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大盾也。蓑笠當抹櫓。字書不。收抹。豬。飼彥博云。抹。疑當作杆。故耕械具。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輕重十九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附錄

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



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公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繼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

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劉向序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穎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嘗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

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賚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趙用賢叙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亡二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糾錯。乃為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闢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差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細。以為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

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為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竝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他如五勢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美。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諾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伸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為。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

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伯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伯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嘗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

無所防襲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其仁歸之。奈何躋鞅於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吳郡趙用賢撰。

附錄終

晏子例言

- 本書ノ注釋書トシテ參考シタル者、左ノ如シ。
- (イ) 孫星衍晏子春秋音義二卷(頭注ニ孫說ト標スル者)
  - (ロ) 黃以周晏子春秋校勘二卷(黃說ト標スル者、以上二書ハ孫星衍校訂晏子春秋ノ附冊タリ。)
  - (ハ) 盧文弨晏子春秋一卷(盧說ト標スル者、群書拾補之ヲ收ム)
  - (ニ) 王念孫晏子春秋一卷(王說ト標スル者、讀書雜誌之ヲ收ム)
  - (ホ) 俞樾晏子春秋一卷(俞說ト標スル者、諸子平議之ヲ收ム)
  - (ヘ) 蘇輿晏子春秋七卷(蘇說ト標スル者、孫黃以下ノ諸說ヲ蒐錄シ、徃徃加フルニ自說ヲ以テス)
  - (ト) 孫詒讓晏子春秋(孫詒說ト標スル者、札迻之ヲ收ム)
  - (ト) 劉帥培晏子春秋補釋(劉說ト標スル者、國粹學報ニ連載セラレ

タル者

(チ)伊藤馨晏子春秋證注七卷(伊説ト標スル者、孫氏音義ニ由リ間々自説ヲ加フ)

(リ)大關惟考晏子春秋集解八卷(大説ト標スル者、孫本及ビ音義ニヨリテ間々自説ヲ加フ)

又附録トシテ、劉向序録、及ビ孫星衍顧廣圻兩氏ノ序ヲ以テス。

大正四年十一月

校訂者 小柳司氣太識

### 晏子春秋解題

#### 其一 晏子ノ傳

晏子ノ傳ハ、史記管晏列傳ニ在ルヲ以テ、今茲ニ絮説セズ、(本書管子ノ附録ヲ見ヨ)乃左傳史記齊世家等ニヨリテ、左ノ表ヲ作り、參照ニ便ス、之ニ由ル時ハ、魯襄公十七年ヨリ定公十年迄、五十六年間ナレバ、嬰ノ享年モ、八十歳内外ナルベキカ、

周靈王十六年	魯襄公十七年	齊靈公二十六年	晏嬰ノ父晏桓子卒ス、嬰其職ヲ嗣グ、管子ノ沒年ヲ距ルコト九十年、史記ニ百餘年トイフハ誤
十九	二十	莊公元年	
二十一	二十二	三	孔子生ル、
二十四	二十五	六	齊崔杼、其君莊公ヲ弑シテ、景公ヲ立ツ、
景王三十一	三十一	景公六	魯襄公薨シテ、昭公立ツ、

六	昭公	九	晏嬰齊ニ如キテ、叔向ト私ニ齊晋ノ將來ヲ憂フ、
二十三	二十	二十六	齊侯疥ヲ病ム、
敬王	二十五	三十一	孔子齊ニ往ク、景公之ヲ封スルニ尼谿ノ田ヲ以テセント欲ス、史記孔子世家及ビ本書ニ、晏嬰ガ之ヲ沮シタルコトヲ載スルモ、後人ノ謬説ナルコト、呂覽高義篇、說苑立節篇等ニヨリテ明カナリ、
四	二十六	三十二	彗星齊ニ見ハル、景公之ヲ晏子ニ問フ、
十	三十二	三十八	魯昭公薨シテ、定公立ツ、晏子、景公ト和同ノ辯ヲナス、
二十	十	四十八	齊魯、夾谷ニ會ス、晏嬰卒ス、
三十	哀公	五十八	景公薨ズ、本書卷末ニ、晏子没後十有七年云云トアルモ、誤ナルベシ、

其二晏子春秋ノ由來

晏子春秋ノ名ハ、始メテ史記管晏列傳ニ見ハレ、漢書藝文志ニ晏子八篇トナス、即内篇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外篇上下ヲイフ。史記本傳ノ張守節正義引證ノ劉向七

略及ビ隋唐經籍志ニ七卷トナスハ、外篇二篇ヲ合シテ一篇一卷トナシ、之ニ内篇六篇ヲ一卷トナシテ、通計シタル者ナリ。然ルニ其後篇章ノ順序ヲ錯亂シ、或ハ之ヲ割裂スル者アリ、随ツテ誤脱錯簡頗ル多クシテ、大ニ古書ノ面目ヲ失フ、坊間通行ノ黃之案本ノ如キ、即是レナリ。清儒孫星衍、明刊沈啓南本ヲ得テ、始メテ之ヲ校讐シ、尋イテ黃以周、盧文弨、顧廣圻等更ニ之ヲ補定シ、漸ク舊觀ニ復スルコトヲ得タリ。我邦ニ於テモ、日本現在書目、ステニ之ヲ著録セリト雖モ、善本次第ニ亡佚ス、是ヲ以テ岡本保孝、狩谷本ニツキ晏子俗本刪略十二章ヲ編ス(帝國圖書館本況齊叢書第五十六卷ヲ見ヨ、而シテ此狩谷本ト云フハ、曲直瀬氏所藏ノ明刻本ナリト云フ)、今本書ノ底本ハ、孫星衍校訂晏子春秋(二十二子全書本及經訓堂本)ニヨリ、七卷八篇トナシ、更ニ顧廣圻校訂晏子春秋八卷(百子全書本)ニヨリテ、盧氏ノ得タル元版晏子春秋ニ本ヅキ、各篇各章ノ初ニ標題ヲ加フ。但シ元版ハ、各篇ノ初ニ、其篇内ノ全章目錄ヲ總舉シタルモ、本書ハ煩ヲ厭フテ、之ヲ省ク。更ニ通行本(黃本)ニ比シテ增多シタル者ヲ掲グレバ、外篇第七ノ第二、第三、第十、第二十六、外篇第八ノ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八ノ十章ナリ。

大正四年十一月

小柳司氣太識

晏子春秋解題終

漢文大系  
第二十一卷

晏子春秋目次

卷一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一頁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第二	二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三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四
景公飲酒不郵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四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六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七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八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九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一〇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一一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一二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一三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一四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一五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一六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一七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一八
景公遊寒塗不郵死齒晏子諫第十九	一九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二〇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二一
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二二
景公從畋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二三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二四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二五

卷二

內篇諫下第二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一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二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三
景公令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四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五
景公爲長康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六
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七
景公春夏遊獵興役晏子諫第八	八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八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九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九
景公爲秦呂成將以饗晏子諫第十二	一〇
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一〇
景公欲以聖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一一

一本、得國ノ兩字ナシ

卷三

內篇問上第三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一.....一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二

景公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三

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四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四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五

景公路寢臺成逢於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六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八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一〇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二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三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三

一本、其行ナ之行ニ作

一本、常行ナ所行ニ作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二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待其亂第三.....二

景公伐釐勝之間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三

景公問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三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五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六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八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九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一〇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二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二

景公問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三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四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五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五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一六

景公問明主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一六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一七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一八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一八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一九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二〇

景公問古之蒞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二〇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讐第二十五……………二〇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二一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二一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以報以德第二十八……………二二

景公問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二二

景公問為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二四

一本、對以ノ以字ナシ

### 卷四

#### 內篇問下第四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一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二

景公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二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三

景公問為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三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以強勉為上第六……………四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四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四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五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五

吳王問保威強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六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第十二……………六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七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儉第十四……………八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八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九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一〇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二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二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第二十……………三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爲本第二十一……………五  
叔向問意孰能爲高行孰能爲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五  
叔向問嗇吝愛之於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六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第二十四……………六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七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八  
叔向問人何以可保身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一八

卷五

內篇雜上第五

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一九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事百君第二十九……………一九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三十……………二〇  
莊公不悅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一  
莊公不用晏子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禍第二……………二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三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第四……………四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五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六  
景公欲墮東門之隄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六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七  
景公探雀鷖鷖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七

景公睹乞兒於途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八
景公慙別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	八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九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一〇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一一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一一
晉平公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待而折其謀第十六	一二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	一三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一三
景公遊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	一五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	一五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爲知禮第二十一	一六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一七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一七
晏子之晉睹齊棠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	一八

一本、晏子乞北郭鹽米  
二作ルハ非

### 卷六

#### 內篇雜下第六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爲大夫第二十五	一九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二〇
北郭騷乞晏子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	二二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二三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迺逐之第二十九	二三
晏子居喪遜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二三
靈公禁婦人爲大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	一
齊人好穀擊晏子給以不祥以禁之第二	一
景公夢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	二
柏常騫禳鳥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二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辯其所以然第五	四
景公病水夢與日鬪晏子教占夢者以對第六	四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群臣之野第七……………五

晏子使吳吳王命儻者稱天子晏子詳惑第八……………六

晏子使楚楚為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七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為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七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割而食第十一……………八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八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一〇

田無宇勝樂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一一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一二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棠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一二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一三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一四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一五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一六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一六

一本、齊國ナ齊

卷七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景公毀晏子隣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一七

景公欲為晏子築室於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一七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一八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駑馬使梁丘據遺之三返不受第二十五……………一八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一九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為常行第二十七……………二〇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二〇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變爾俗第二十九……………二二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二二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一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二

景公嘗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四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四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四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六

景公有疾梁丘據齋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六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八

景公欲誅斷所愛繡者晏子諫第九……………九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一〇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一一

景公築長床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一二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一三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一四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國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一五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一六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一七

司馬子期間有不干君不恤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一七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一八

一本齊國齊者三作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一九

大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二〇

有獻書譖晏子退耕而田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二〇

晏子使高糺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二二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二三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二三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二三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二三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為不可第一……………二四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二五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三……………二六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二七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二八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二元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第七……………二元

景公遊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二元

景公爲大鍾晏子與仲尼柏常竊知將毀第九……………二元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二元

工女欲入身於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二元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法不宜殺第十二……………二元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二元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二元

莊公圖莒國人擾給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二元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二元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二元

晏子沒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二元

一本、告ノ字ナシ、

晏子春秋目次終

晏子春秋卷一

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凡二十五章ト、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ノ間ニハ、元刻本廿五章ノ細目ヲ陳列ス、今煩ヲ厭ヒテ之ヲ略ス、以下之ニ準ズ、

○第一 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云云ハ、舊本ニハ于ト於ト多ク參錯シテ一ナラズ、新本ハ一例ニ于ト作ル、孫說ニハ行義ノ二字ヲ仁義トナス、盧說ニハ、太平御覽四百三十六ニヨリ、義ヲ尙トナンテ、下文ノ勇力之士ニ屬ス、

無忌于國トハ、旁若無人ノ振舞ヲ云フ、

迺止トハ、近臣モ自ラ過失ヲ責メザルコト、

替罪云云トハ、強大チ畏レズシテ罪過アル者ヲ黜クルコト、

推侈大戲ハ、二人勇力ノ士ナリ、墨子明鬼篇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



所染篇、韓非子說疑、呂覽佚文(路史引)賈子連語篇、淮南主術訓、漢書古今人表、抱朴子崇教篇二見ユ。威戮無罪ノ四字ハ、御覽ニナシ、崇尙勇力ハ、御覽ニ事行威力ニ作ル。行本ハ、御覽ニ、行不ニ作ル、汙ハ流ノ字ナリ、循ハ同ク修ニ作リ、未聞ハ未嘗聞ニ作ル。○第二

而禮不使也ノ使ハ、劉說ニ、便ノ誤。

詩曰云云ハ、詩經相鼠ヲ見ヨ。

公酒而不聽ノ酒ハ、愈說ニ備ノ誤トナス、備ハ(音ク)ト訓ズ。交舉則先飲トハ、君臣

交モ杯ヲ舉グルトキニ、晏子カ先飲ムコト。抑手疾視トハ、手ヲ按シ、ニラミツケルコト。公曰若ハ、王說ニ、公曰善ノ誤トナス、是孤之罪也ハ、別ニ一句ナリ。觴三行云トハ、左傳ニヨルニ、臣カ君ニ侍シテ宴スルトキハ、三爵ヲ以テ程度トナス、修理ハ、孫說ニ修禮トナスヘシ。○第三

景公飲酒云云トハ、酒ヲ飲ミテ之ニ醉ヒツテ、三日目ニ目覺ムルコト。周禮五獻トハ、愈說ニ列席ノ者ガ、順順ニ杯ヲ五タビ舉グルコトガ、一巡スルコトヲ云フ、孫(論)說ニハ、周禮ニシテ、五ハ三ノ誤ニシテ、三ノ誤ニシテ、君身服之トハ、人君ガ以上ノ事ヲ實行スルコト、外無怨治ノ怨ハ、劉說ニ、蘊ノ誤トナス、左傳昭十年、濫利生孽ト、本書ハ怨ニ作ル、荀子

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尙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

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也。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飾法修理。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伯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饑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鑿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

哀公篇ノ無怨財ヲ、揚  
 涼注シテ云フ、怨ハ、繇  
 ニ作ルベシト、繇ニ、聚  
 ル義アリ、故ニ繇治ハ  
 政事煩雜ニシテ亂ルヲ  
 云フ、下文ノ亂行ト對  
 句ナナス。  
 以刑罰云云トハ、刑罰  
 ナ恐レテ惡チナササル  
 者ハ、惡チナスチ好ム  
 ニ至ル、劉說ニハ、勸  
 ナ勤ノ誤リトシテ、下  
 文ノ惰ト對ス。  
 ○第四  
 弦章ハ、盧說ニ、呂氏  
 春秋勿躬篇、說苑君道  
 篇ニハ、弦章ヲ桓公ノ  
 時人トナス、韓子外儲  
 說左下ニハ、弦商ニ作  
 ル、又新序雜事四ニ、  
 弦寧トアリ、後問上一  
 ハ、弦衛トアリ、皆一人  
 ニシテ、景公時代ノ人  
 トナスコト信ニ近シ。  
 欲飲酒ノ欲字ハ、王說  
 ニ衍文。  
 臣爲制也トハ、臣下カ  
 自ラ自害チ命セヨト云  
 ヒテ、君チ脅迫スルコ  
 ト。  
 ○第五  
 致能歌者トハ、善ク歌

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饑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酒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追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塗。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暮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橛。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飭肉。辟拂嘍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

フ者チ招クコト。  
 任器ハ、用ニタツ器具  
 ナ通路ニ出シテ、人民  
 ニ貸與スルコト。  
 十有七日矣ノ上ニ、王  
 說ニヨリテ、霖雨ノ二  
 字チ補フベシ。  
 短褐ハ短キ粗毛ノ衣  
 服。  
 敝撤無走ノ敝撤ハ孫說  
 ニ、整變ト同意、疲勞シ  
 テ歩行困難ナルコト。  
 懷寶ハ、王說ニ、壞室  
 ノ誤、家屋ノ破レタル  
 コト。  
 三保之妾ハ、孫(詒)說  
 ニ、三室之妾ノ誤トナ  
 ス、考工記匠人ニ、內  
 有九室、九嬪居之ト、  
 天子ハ六宮ニシテ九室  
 アルトキハ、諸侯ハ三  
 宮ナレバ三室トナルベ  
 シ、室誤マリテ實トナ  
 リ、更ニ轉ジテ保トナ  
 ル、故里窮而無告ハ、  
 兪說ニヨレバ、故郷里  
 窮約而無告ノ誤。  
 嬰奉數之筴トハ、伊說  
 ニ、貧民ノ數チ奉告シ、  
 筴即其書類チ上ルコ  
 ト、之ハ上ト訓スルコ  
 ト、公羊傳宣公六年ノ

何注ニ見ユ。劉說ニ、百官之ノ之字ハ衍文、吏ハ使ノ誤ニシテ、使民饑餓云云九字ヲ以テ、一句トナシ、下文ノ使上云云ニ相對ス。策于塗ハ、策行スルコト、即大急ギニ追ヒカケルコト。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虛說ニハ一句トナス、即チ晏子ヲ自宅マテ追ヒカケタレドモ、終ニ及バズ、粟米ハ盡ク百姓ニ與ヘ、任器モ通路ニ殘ル有様ナリ、伊說ニハ、令趣駕追晏子其家テ一句トナシ、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テ一句トナス、(粟米任器等ヲ人民ニ與ヘ盡サナイ内ニ)ト云フ。康内ハ、孫說ニヨレバ、五木ノ道路ノ内ヲ云フ、即大通リヲ云フ。命粟ハ、孫說ニ、之ニ粟ヲ給スルナリト云フ、俞說ニハ、周官ノ廩人ヲ云フトナス、下文ノ柏モ、又官名ニシ

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千七萬鍾。薪橈萬三十乘。懷寶二千七百家。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畱思慮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于朝。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朝。曰。何故。對曰。梁丘據局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夫必攻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願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

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

テ、伯ト通ズ、管子輕重丁篇ニ、左右ノ伯アリ。巡求氓寡云云ノ句讀ハ、王說ニ從ヒテ、死字ヲ衍文トナス、俞說ニハ、死ヲ終ノ誤トナス、終ハ終ニ作ル、故ニ誤マリテ死トナル、即チ「三日ヲ終ヘテ畢ル」ト讀ム、二說何レモ日限ヲ云フ。辟拂ハ、黃說ニ、蹠蹠ニシテ、歌舞ノ貌ナレバ、君側ノ伶人寵臣ノ類、嗾齊ハ、孫說ニ齊ハ嗜ニシテ、口ニ嘗ムルコト、味ハ減スルコト、不足ノ意味ナレバ、要スルニ、伶人ノ贅澤ナ味ヲ食ボルコトヲ止メルコト、劉說ニ、味ハ孫說可ナルモ、齊ハ非ナリ、此齊ハ資ニ通ズ、資ハ權ナリ、祿資ヲ云フト。金三千ノ上ニ、孫說ニヨリ、用字ヲ補フ。思虞ノ虞ハ、娛ニ同ジ。謝于下陳トハ、千人ノ伶人、堂下ニ辭シ去ルコト。人待三、士待四トハ、

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

虛齋兩說二、關外二出  
ス場合ニ於テ、一般人  
民ハ三日ヲ以テ、士ハ  
四日ヲ以テ期限トナ  
シ、支度セシムルコト、  
黃說ニハ、元刻ニヨ  
リ、待テ侍トナス、人  
侍ハ雙御人ヲ云ヒ、士  
侍ハ雙御士ヲ云フ、三  
四ハ其人數ニシテ、此  
等ノ無用ノ人ヲ關外ニ  
出スコト。  
○第六  
望羊ハ茫然ト云フ如  
シ、君夜發不可以朝  
ノ夜發ハ、虛說ニ、詩  
經ノ明發不寐ト同意ナ  
リ、即景公カ夜寐ニ就  
カズシテ、音樂ニ耽ル  
ヲ以テ、入朝スルコト  
能ハザルヲ云フ。  
梁丘據ノ下ノ屬ハ、虛  
二衍トナス、梁丘據ガ  
歌人ノ實ト云フ者ナリ、  
故樂ニ變セシメ、齊國ノ  
以テ、景公之ニ耽ケル  
宗祝ハ官名。  
夫樂何大必攻哉ハ、孫  
說ニ、夫樂何必夫故哉  
ノ誤トナス、音樂ハ、必  
シモ故ルキ者ヲ主トス  
ルノ必要ナキコトヲ云  
フ。

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悅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悅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

有歌ノ下、疑ラクハ誤  
脱アラン(孫說)北里ハ  
樂ノ名、幽厲ハ周ノ二  
王ノ名。  
不幸有社稷之樂云ト  
ハ、折アシク國務多忙  
ニテ、出鱈目ノ詰問ヲ  
發シタルハ、甚ダ恥ゾ  
ベシ、以後謹シミテ教  
ヲ受クベシ。  
○第七  
燕ハ遊樂ヲ云フ、職計  
ハ、會計官ヲ云フ。  
莫之從三字ハ、王說ニ  
元刻本ニハ、算之トナ  
シ、詳書治要ニハ、筭之  
ノ誤トナス、治要ノ說  
ハ是ナリ、筭之トハ、策  
書ヲ以テ諫ムルコトヲ  
云フ、餘說ニハ、今木  
ヲ以テ可ナリトナス。  
讒諛之民ノ民ハ、詳書  
治要ニ臣ニ作ル。  
立惡ハ、王說ニ去惡ニ  
作ルベシト云フ、餘說  
ニハ、此ノ惡ハ好惡ノ  
是ナリトス、詳書治要  
ニ去惡トナスハ非ナ  
リ。  
○第八  
說頌ハ、孫說ニハ、悅頌

ニ同シ、媚ビレトコト、  
ニ誦説ニ同シト云フ。  
吾安能爲仁云云トハ、  
君ノ君タルハ、快樂ヲ  
十分ニ盡スニ在リ、サ  
レバ、百姓ニ仁ヲ施ス  
カ如キコトニ苦勞スル  
時ハ、黷民(イレズミセ  
ラレタル罪人)ニ勝ル  
コトナシ、一本ニ黷ヲ  
黷ニ作ル、黷民ハ一般  
人民ヲ云フ、黃説ニ、  
並荷ノ荷ハ、黃説ニ、  
洪頤煊ノ説ヲ引キテ、  
苛ニ同シトナス、裁判  
官ガ、百姓ヲ苛酷ニ取  
扱フコト。  
意驅尤快ノ驅ハ、伊説  
ニ、諛ノ諛トナス、尤  
ハ優ニ通ズ、姦佞ノ者  
ガ、安佚優樂ヲ貪ルコ  
ト、大説ニハ、尤ナ告  
ト訓ジ、快ヲ逸トナス、  
即チ姦人ガ自由ニカリ  
マハリ、皆過アル者ガ  
安逸ニ耽ケルコト。  
蔽ハ擁蔽、詔ハ疑惑ヲ  
云フ、詔(ヘツラフ)ト  
異ナリ、忠臣之常ノ之  
字ハ、王説ニ、  
夫子休國トハ、晏子ニ  
安心スルコトヲ勸メタ  
ルナリ、焉而往トハ、若

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王之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駟  
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  
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  
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  
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  
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  
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讐。之  
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  
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  
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シ晏子ニシテ、國ヲ棄  
テ他方ニ往クコトアル  
ナラバト云フコト。  
○第九  
重駕トハ、孫説ニ、十六  
馬ヲ駕スル者ト云フ。  
嬖人嬰子ハ景公ノ妾ノ  
名。  
及晏子寢病也トハ、晏  
子ガ病氣ニテ引籠ルト  
キニ、重駕ヲ見ント欲  
ス、蓋シ晏子ヲ憚ル爲  
メナリ。  
請使之承平トハ、晏子  
ニモ、翟王子羨ノ技術  
ヲ一覽セシメント欲ス  
ルナリト云フ。  
衛士東野トハ、衛國ノ  
士東野ト云フ者ニシ  
テ、荀子哀公篇ニ出ツ。  
載駟載駟云云ハ、詩經  
小雅采芣ノ詩ナリ、元  
本ニ、誠チ屈ニ作ル、堂  
堂タル儀容ヲ飾リテ、  
馬車ニ駕シ來ルハ君子  
ノ居(至ルト訓ズ)ルコ  
トナリ。  
夫駕八云云トハ、孫説  
ニ、書經正義、春秋公羊  
説ヲ引キテ、天子ハ六  
ニ駕ス、毛詩説ニハ、  
天子ヨリ大夫マテハ四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  
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  
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  
人人以君命命之。將以而所傅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  
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茶。晏子諫第十一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茶。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  
生而立茶。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也。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  
置大立少。亂之本。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  
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茶以禮。而勿陷  
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  
敢母使茶。鑿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

二駕スト云フ。哲夫成城云云ハ、詩經大雅瞻仰ノ詩ニアリ。男子ノ賢哲ハ國ニ益アルモ、婦人ノ賢哲ハ、反リテ城ヲ傾ケ國ヲ害ス。不思ハ、盧說ニ、元刻ニ不免トナスモ、不兌ノ誤ナルベシ、俞說ニハ、不勉ノ誤ナルベシ。

○第十  
五子ハ嘉、駒、黔、鉏、鉏、陽生ヲ云フ。茶ハ尙未ダ生レズ。爲子トハ、太子ト爲スコトヲ云フ。今有之家ハ、俞說ニ、今有車百乘之家ノ誤トナス。離樹別黨トハ、孫說ニ、已ニ太子ヲ樹立シナカラ、之ヲ離間シ、又別ニ黨ヲ立ツルコト。

○第十一  
淳子ハ、國名ニシテ、括地志ニヨルニ、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ニアリ。

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賤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衰。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疥且瘡。暮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

置大立少ノ大ハ、詳書治要ニ、子ニ作ル、太子ヲ廢シテ少子ヲ立ツルコト、俞說ニハ、置大立少トナス、下文ノ長少ニ對言ス。夫陽生而長ハ、治要ニ夫陽生而長ニ作ル、陽生ガ茶ヨリ年長ナルコト。孽不亂宗トハ、嫡庶ノ分正シキコト。而有患乎トハ、陽生、タトヒ、君タリトモ、茶ヲシテ十分ニ歡樂ヲ得セシムルコトナクシテ患アラシヤ、即得セシメテ患ナキチ云フ。以爲義失則憂ノ爲ハ、元刻ニナシ。殺ハ、弑ト讀ムベシ。○第十二  
疥ハ體ノカユキ病、癩ハ(マラリヤ)チ云フ。會譴ハ姓名ニシテ、左傳昭公二十年齊款ト同人ナリ。祝佗ハ、俞說ニ、衛人ナレハ、左傳ニヨリ、祝

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默。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怒封人祝之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

醫トナスベシト。其數常多於先君桓公ノ誤トス。公曰然ノ下ニ、孫盧兩ノ五字ヲ補フ。遺拂ノ拂ハ、弼ニ同シ。刑無罪ノ刑ハ、一本則ニ作ルハ非ナリ、余惑ノ余、一本子ニ作ル。邑孤與穀ノ孤ハ、孫說ニ、孤駟ト云フ土地ナルベシ、穀モ小穀ニシテ、地名。州款ハ、地名ナルモ未詳。其宗廟之養鮮也トハ、宗廟ヲ祭ルニ鮮肉ヲ以テスルハ、常禮ニ非ズ、然レドモ、管子ノ美ラバ、或ハ可ナリ、未ダ其美アラズシテ、其缺點ノミヲ做フハ、不可ナリト云フコト。第十三 年八十五矣ノ五ハ、韓詩外傳、新序雜事篇ニ、三ニ作ル、又此兩書ニハ、桓公ノ事トナス、而シテ此兩書ニハ封人ヲ

以テ邦人トナス、封人ト云フ時ハ、國境ノ番人ナリ、邑人ト云フカハ、邑ノ人ト云フカ如シ、長子胡ハ、孫說ニ、胡ハ年ヲ稱ナリ、即君主ヲシテ、胡考ノ年ヨリ長壽ナラシメ、國家ニ幸福ヲ與ヘシメ、テ齊ノ先君胡公靜トナス、胡公ハ、長壽ナリ、故ニカク云フト。日使君之嗣云云ノ上ニハ、治家ニ封人ノ字アリ、又鄙臣ヲ鄙人ニ作ル、寡人固也ノ固ハ、固陋寡聞ヲ云フ、爲邑トハ領地ヲ賜ハルコト。第十四 楚巫微ハ、楚ノ巫ノ微ト云フ者、御覽四百五十六ニハ、微ニ作リ、導チ道ニ作ル。明神主之ハ、神明之主ノ誤。有七年矣ハ、御覽ニ、十有七年矣ニ作ル。明神ハ、御覽ニ神明ニ作ル。五帝ハ五方ノ帝ヲ云フ。請齋ノ下ニ、御覽ニハ、國字アリ。

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齊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

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夫民不荷德トハ、人民ハ限リニ君主ナ有難ク思ハメコト。不知ハ、不智ニ同ジ。出易云トハ、自分ノ信セサル者ヲ、外ニ出シテ、更ニ他人ヲシテ之ニ代ハリテ、信セシムルハ不仁ナリ。故曰ノ曰ハ、虛説ニ行、東方ハ海濱ニシテ、外國ト交通ナシテ、故ニ楚巫ナ此地ニ追ヒタルナリ。

第十五

使人ト云ハ、使人ト之ノ誤、藝文類聚災異部、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九下ニ之ニ作ル。廣水ハ、御覽ニ廣澤ニ作ル。祠靈山ノ祠ハ、御覽ニ招ニ作ル、招ハ周禮男巫ノ旁招以茅ノ招ヲ云フ、初學記天部下、御覽三十五ニハ、祀ニ作ル。祠此無益ハ、王説ニ、祠此何益ノ誤トナス、御覽七十二、及三十八、及百七十九、皆ナ何益ニ作ル。泉將下百川竭ハ、御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

變ニ、水泉將下百川將竭ニ作ル、説苑辨物篇ニ水字アリ、出野居暴露ノ居ハ、王説ニ衍トナス、初學記天部下、御覽死マヌ此字ナシ、種時ハ、孫説ニ、種時ニ、同トナス、其維有德ナ、説苑ニ、其惟有德也ニ作ル、○第十六、將觀于淄上ノ將ハ、王説ニ、治要及御覽四百二十九ニヨリテ、衍トナス、聲欲保之ノ聲ハ、王説ニハ、治要ニアリテ衍トナス、不足進焉ノ進ハ、伊説ニ、盡ト同意、盛君ノ行ヨリマサルコト、謀因豎刁(刀ノ俗字)ノ因下ニ、治要ニ由リテ、于字ヲ補フ、胡宮ハ、孫説ニ、史記正義、顔師古ノ註ヲ引キテ、壽宮ト同トナス、不能惡焉トハ、桀紂ノ死ヨリモ、一層甚シキチ云フ、詩曰ハ、大雅蕩ノ詩ナ



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

御六馬ノ御ハ、王說ニ、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ニ本ツキ、乘ノ誤トナス。何如ハ、王說ニ何以知之ノ誤トナス、即何ヲ以テ、其ノ據ナルコトヲ知ルカ。今據也甘君亦甘ハ、王說ニ、治要及御覽四百二十八ニヨリテ、今據也君甘亦甘トナス、即子據ガ君ノ意見ニ附和スルヲ云フ。今君若設文云云ノ設ハ、余說ニ說(即悅字)ノ誤トナス、下文ノ惡文ト對ス、悅文ハ道ヲ悅ブコト、一說ニ、文ハ人ノ誤。自將亡トハ、彗星ガ自滅スルヲ云フ。弗ハ、字ニシテ彗星ヲ云フ。公出背而立ハ、初學記ニ、出位屏而立トナス。白帖三十九ニモ、立ヲ泣ニ作ル、王說ニハ、治要ニ從ヒテ、公出屏而立トナス、屏ハ天子外屏、諸侯內屏ノ屏ニシテ、晏子卒シテ、朝ニ諫言ナシ、故ニ景公屏

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載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吠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

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遊寒途，不郵死。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齧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皆悅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籍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齧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恠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其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悅，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

チ出アテ群臣ヲ見ルナリ、一日而三責ハ、古而無死コト、和同ノコト、及ビ彗星ノコトヲ云フ、左傳ニヨルニ、前ノ二者ハ魯昭二十六年、後ノ一ハ同二十六年前ニアリ、此事マタ、新序雜事篇ニ見ユ。

○第二十 坐堂側陞ハ、治要、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キテ坐堂側陞ニ作ル、意林及文選景福殿賦、郡內登望詩ノ兩註モ、又タ坐于堂側ニ作ル、王說ニハ、側陞ノ陞ハ、階ノ誤ナルベシト云フ。乃出裘發粟與飢寒ノ出裘ハ、意林ニ、去裘ニ作ル、治要ニハ、與字ノ上ニ以字アリ、鈔本北堂書鈔ニハ、以拯飢寒トナス、類聚天部下、御覽十三、及十九ニハ、以與飢寒者トナス、文選雪賦註ニハ、以與飢人トナス、俞說ニ、此八字ヲ改メテ、乃去裘發粟與飢人トナス、去裘ハ、狐白ノ裘ヲ脱スルコトヲ云フ。令所睹于塗者云云ノ數句ハ、如何ナル人ニモ、皆ナ施スコトヲ云フ、無言其名ノ言モ、問ト同意。士既事者兼月トハ、仕官シタル者ハ、二ヶ月分與フルコト。

疾者兼歲下ハ、疾病者ニハ、二ヶ年分ヲ與フルコト。  
○第二十一 熒惑ハ、惡星ノ名ニシテ、虛ハ、齊ノ分野ナリ、其孰當之トハ、何人ガ此天罰ヲ受ケルカ。齊何以當ノ下ニ、王說ニヨリ、之字ヲ補フベシ。  
齊野トハ、御覽ニ、齊之分野ニ作ル。

○第二十二 師過泰山云云ハ、軍隊ガ泰山ヲ經過シテ、祭事ヲ行ハザルコト。

占夢之言ノ夢下ニ者字アルベシ。  
湯質皙而長顔以髯ハ、論衡死偽篇ニ、質字ナシ、虛說ニハ、質字ノ誤ニシテ衍シタル者トナス。

兌上豐下ノ兌ハ、鏡ニ同シ、頭ノ上部ガ尖リテ、頰ノ下部ガ、コケルコト。  
倨身而揚聲トハ、身體ガ曲ガリテ聲ノ大ナルコト。  
平宋トハ、宋ト平和ヲ結ブベシ。  
伐無罪之國ノ上ニ、元刻本ニハ、公字アリ。  
易行而續蓄トハ、伊說ニ、軍行ヲ易ヘ、善事ヲ繼續スルコト、軍行ヲ易フルトハ、軍隊ノ進路ヲ易フルコトニシテ、無罪ノ國ヲ討ツコトヲ罷ルナリ、蓄ニ、善又好ノ義アリ、故ニ人又好ノ義アリ、善政ヲ、繼續スルコトヲ云フ、

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

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顔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殲。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從。敗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大説ニハ、易行ハ行爲  
 ナ改メレコト、續善ハ  
 願當ノ誤ニシテ、人民  
 ニ蒙ムラセタル災害チ  
 願フコトトナス。  
 不果伐宋ハ、太平御覽  
 夢部チ見ヨ  
 ○第二十三  
 望游而馳トハ、孫説ニ、  
 旌旗ノ旒ヲ望ミテ馳  
 スルコト。  
 下面急帶ストハ、孫説  
 ニ、車ヨリ下リテ、帶チ  
 急ニシメタルコト、類  
 聚人部八ニハ、下車急  
 引ニ作ル、又一説チ引  
 キテ、逆勢ニ作ル、急  
 帶ハ逆勢ノ誤カ、迎ヘ  
 勞スルコト、國家無有  
 故乎ハ、王説ニハ、類聚  
 人部八、產業部下、御  
 覽三百七十六、四百五  
 十六ニ本ヅキ、無上ニ  
 得字チ添フ、國家ニ事  
 變ガ起リシカト云フコ  
 ト、尙韓詩外傳十チ見  
 ヲ、不亦急也ハ、類聚  
 ニ無志也ニ作ル、安野  
 而不安國トハ田獵ノ爲  
 ニ原野チ好ミテ、國郡  
 都ニ安居セザルコト。  
 吾爲夫婦云云ノ吾字

景公敗于罾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  
 不正。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  
 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  
 皆以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  
 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午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  
 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  
 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  
 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吾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  
 心得佚焉。今寡人有吾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  
 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  
 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敗而歸。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ハ、王説ニ、外傳及ビ  
 御覽ニ本ヅキテ、衍ト  
 ナス、劉説ニハ、吾チ  
 若字ノ誤トナス。  
 泰士ハ、士即獄官ノ長  
 チ云フ、泰祝ハ、祝人ノ  
 長、莫之ハ、之莫ノ誤ナ  
 ルベシ。行人ハ、使者チ云  
 フ、倉庫之不實ノ下  
 ニ、大説ニヨリテ、平字  
 チ補フベシ。  
 申田ハ、尙説ニ、官名  
 トナス、由田ハ、司田ナ  
 リ、史記留侯世家ニ、  
 真爲韓申徒ノ徐註ニ云  
 フ、申徒即司徒ノミト、  
 申司古通ズ、管子小匡  
 篇ニ、大司田アリ。  
 不足聘ノ聘ハ、外傳ニ  
 ナシ、是ニ從フベシ、  
 國家ノ財政上ニ、有餘  
 ト不足トノ種種ノ場合  
 アリテ、之チ巧ニ整理  
 スル必要チ感ズルコ  
 ト、伊説ニハ、聘チ賤  
 ノ誤トナシ、賤チ賤ト  
 訓ズ、有餘不足ニ暗ラ  
 シト讀ム。  
 吾子、一本、五子ニ作  
 ル。  
 可得令四支無心ハ、王  
 説ニ、御覽類聚ニ本ヅ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  
 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  
 王之禁。不可。令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  
 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  
 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  
 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  
 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  
 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其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  
 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  
 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